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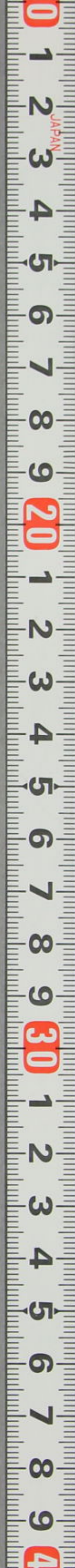


蛭巖先生文集

卷四<sub>五</sub>之八<sub>止</sub>

和.6  
1410  
2

早稲田	早稲田
圖書	圖書
寄第	寄第
第 416 號	第 416 號
第 1 卷	第 1 卷
出帶許不外館書此	



和6  
1410  
門  
卷



蛻巖集卷之五

赤石儒學 東都 梁田邦美景鸞著

男 邦鼎燮夫輯

賦

大藏谷菅廟賦 并序

大藏谷本驛東道廟在其北相傳菅公為讚岐守之  
狂有詩題驛樓壁樓下有石公乃踞而憩息後謫太  
宰府驛長拜道旁歔歔不仰視公又賜口號曰驛長  
無驚時變改一榮一落是春秋及公薨因建祠以憩

虫窟集 卷之五 一  
石爲神所馮處云事具林文穆記邦美濫列儒林欽  
服盛德尚矣今也覩其攸芟於心有悽愴焉退而作  
賦獻之

坦大藏之古道有清廟之巍然貞松人立環侍薜荒  
纍以蟬聯維昔玉趾攸履垂千祀而愈虔拜憩石以  
懷惠典刑儼其如鑄羌蓋忱之壅闕反寘瑱而塞淵  
何章瘳之不縮詎帝簡以自賢台黯澹兮芒砀辭魏  
闕兮西征馴鬣嘶兮若訴羈羽盤兮無聲艤一葦於  
庫浦念滄浪之清纓薄幕帆而席纜亦君子之困亨

抵茲土而停軫撫審珉以崢嶸賜穆如於驛吏辟百  
卉之落榮久矣邦之忠厄職由人之無良或重乾之  
夕惕或純坤之括囊孰舍寧而取厲蓋保身之不遑  
夫孔壬之蠱郢毒三閭兮剝牀維懷眊焉亡日等鸛  
雞與鳳皇雖靈禽之不偶蠻陬亶不可翔長沙之得  
賢主從蜚龍兮觀光倏三錫而九遷煥大策之文章  
將濟顛兮墜谷鵬鳥止兮不祥誦青史以替古弔二  
彥於異域矧於相公至誠體天載而無息擅蚤譽于  
梅星冠一代之翰墨仁智以爲繡裳禮樂以爲素絨

承 宇醍之睿明任臯夔暨契稷蒼生翹首而抃冀  
新大東之國噫諸藤之蔓朝紛萋菲之罔極善氏旁  
觀之幾懼漸鴻之中弋行藏之屢遷兮豈迷圖於當  
局愛荃之不忍兮恤我後而永惻北野之在 皇畿  
恭幣匪易邈紫陽之宰府窈冥萬里洵吾播之有幸  
爰欽厥止神威之不違顏佩蘭握菝迺爲迎神曲曰  
風帳肅兮梅花寒舞鸞驟兮降江干倚澹島兮雲爲  
帶臨赤渚兮月爲冠南有 諾尊之聖蹟北有枿本  
之僊壇神來神來庶可以安

秋夜讀書賦

神萃於靜靜能致明嚮晦獨炤翼以燈檠后勳華兮  
仰皇極宛如疇昔朋游夏兮聞雅言何怨後生觀儒  
行之同異覽世道之污隆紀禱杙於皮裏選娉婷于  
目中何朱紫之易混而仁智之弗崇橐七歲黃吻安  
授尼父交九尺白面敢當文王潦水涸兮不盈科僥  
氏憇兮欲闚墻芄蘭之詩可戒蘧蔭之狀益彰況剛  
愼兮譏軻終從歇而嬉寵雄玄默兮授芭反美新以  
誑道盍舍魚而取熊苟辟寒以附燠豈利與義相盪

使心暨言俱老若乃髡灸轂過而齊國服通剏綿蕞  
而漢廷尊逞詖滛之長喙喪禮樂之大原郭象何竊  
莊註文中何摹魯論植汶篁於薊丘較靡艸于芳蓀  
又有立鳳池兮銜耀家聲設龍門兮籠絡時彥禪僧  
飛鷹茫乎不知機變豪杰捫虱欲然尚恥貧賤夫以  
學之弘入方寸烟焉迷而不復胡爲其然無乃枯天  
於已抑既鑄已於天何巖電之爛爛何經笥之便便  
閱千載而今猶古論群賢而我何人舒黃卷兮有泚  
挑絳焰兮益親喬柯風兮鶴唳警露斜月淒兮鷄語

報晨敢念惜陰之訓匪曰悲秋之身

鵝鳥賦并序

越白山五葉阪有鳥曰鵝朱冠玄衣青趾翅端帶白  
甚愛子人所罕見能鎮灾云事具伊藤東涯氏記越  
人小武友梅乃畫焉爲挂軸以貺予因賦之其辭曰  
稟異氣於高寒棲奇翮於霜雪趾碧玕以履氷冠赤  
燦而濯熱狀類野雞匪喋玄黃之血翅如鳥鵲寧掉  
龜筮之舌陰五葉之蒼松攀援森梢峻節佩六出之  
白華蔑視瓊宮金埒將離飲啄鳳鳥舞兮胥悅伴雌

乘匹睢鳩今不藝豈樊籠之凡禽寔羽蟲之一傑  
維管 後鳥羽之文思玉音善安厥居方今 上皇  
宮之聖眷繪事比表爾間恭惟鷺且有賜榮爵鵝豈  
不騁芳譽矧又靈美攸鍾灾孽是除鼎文可鑄史冊  
可書於是越國名豪圖象弘諸蓋輿洛陽才子文辭  
列諸簪裾鰕生固雖夢奪淹筆學乏惠車賴徵釋鳥  
之雅聊抒雕蟲之餘系曰鵝者來也百祿來邪庶民  
來邪鵝來鵝來視兆將來

序

送江修敬序

吾邑武學江子修敬日祗役武昌今茲復東矣欲焉  
若有不豫色然予飲餞酒未酣率爾問曰子欲焉若  
有不豫色然何居子俛而不答曰予少誦策士言頗  
善揣摩子母去箱吾視其方寸矣子先君子未捐館  
藏鏹巨萬食客如織泔水漫厨及子身大孺人以師  
姆入伏王宮不幸踰年歿其間錦繡珠翠賂遺之費  
乃至治疾襄事使泉刀如流水家貲殆盡負債丘積  
以故嘗欲壯游郡國觀山川形勢得豪杰士而友焉

而居者行者不能貳產又欲購天下古今書以極綜博而秘籙奇牒不能筭焉子所以不豫者其在茲歟江子撫然嘆曰然予乃舉巨觥如舟而屬焉且告曰以子之材何自跼蹐如此吾語子以豫其不豫今夫天下之民不廢置而發財髡徒爲上暨次之士爲最下諸藩士大夫世祿其子弟蔭補以故賢路茅塞新進罕用士愈不售而價愈廉其於舊君食二百石以上者櫛風沐雨十數年苟得月支十五口則親戚故人胥慶以爲大幸而子之祿尚之以五不爲不多矣

士之皇皇乎載贄者不擇其主惟仕之利有宗室屬籍去創垂不遠若我君仁賢尊德經武緯文若我君而子旣繼箕裘以臣之不爲不得其主矣古桑蓬之禮以天地四方爲志而士有及壯強婦子聚首嗜啗不知東家尼父者子乃生於武長於播攬轡東都擔簦西京出入攝泉間文辭伊東涯服南郭性命宅石菴輪善藏兵法山鹿藤佐方伎後藤左一之數子者皆一代豪杰士也子能得嚴事而從之其游不爲褊矣東方兵流號爲軍師者逞逞腹無罍譏人多聞

以文其陋子乃家有牙籤若干軸又能因人借異書弗筆不指其藏不爲乏矣夫跡其上而不能跡其下焦神勞力終身不得息此之謂蟹目之民子之目無乃其蟹乎盍反其位而素之祿重矣主賢矣交博矣書富矣義以忠國儉以節用謙以孫友知以礪業人待我以鹿豕而不沮以龍蛇而不乘優游乎不渝其守豈得非天下之豫耶且夫食漂母屈胯下可以登壇奚患無財圮上一編可以爲帝者師奚患無書苟恃財與書以取功名者非夫也子行矣或信吾言之

不誣也

河君淵高祖考百年忌詩序

吾骨血乃父母骨血溯而至祖曾高雖百代不貳焉靈依我我載靈而常在其感格也間不容髮辟諸燧金與石俱寒而鑽斯發古之人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憊然見乎其位肅然聞乎其容聲固不可誣矣叔世人譌俗漓報本追遠之禮浸衰士君子或事文不反諸實予曰誦法尼父因朱氏而損益焉予曰皇和自有制度奚以蕃禮爲二者昏非靡攸



定甚則儒不儒神不神又并廢浮屠所謂忌齋盆供者愬不爲意噫亦不仁矣夫春雨濡秋霜降君子履之必怵惕焉必悽愴焉者仁也仁人心也人而具斯心者世無古今海無東西未嘗不怵惕悽愴於茲也此之謂祭之原苟得其原而弗失則禮俗雖殊儀文雖缺亦無傷也吾不詢其禮果出於正與否所擇者在乎仁不仁而已近世浮屠爲人家修忌齋以久遠爲貴自十七年三十年乃至百年而止禮冬至祭初祖立春祭先祖高已下四世固有常祭而雖忌日必

祭焉然則所謂百年忌者未必於義爲盭而孝子慈孫之心蓋有不得已者矣河子君淵高祖考某君高祖妣某氏壽各八十餘元和戊午春正月以天年同日卒距享保丁酉整一百年其間瓜瓞不絕比于子綿綿矣子固聞禮矣而其爲人溫柔不屑立厓岸以違俗故於其常祭或闕如也今焉幸因百年忌以修薦事退而詠歌其德又使二三同志依韻酬和集爲卷請序不佞子昔從不佞講術方不佞有赤石之行也離索之久是懼會友人平安三輪善藏氏適在東

都首倡新建之學不佞乃爲之紹介使執贄見承其  
提命已有日矣度其有聞良知之至易至簡去聲  
而無累客氣之不可長而夫堂堂者果非仁也故多  
其孝慈之有實行語祭之原也如此子或體諸心而  
驗焉則必有合矣是爲序

秋雨堂詩集序

詩可悟不可悟或踰閑矣蓋魏晉洎唐體裁格調  
爲大備有天下奇才而不得逞其才有天下巧思而  
不得騁其思寧樸素毋棘猴玉楮寧沈鬱毋片雲斷

煙此之謂大閑也學人必能受積楚于函丈佩芝蘭  
于麗澤字規句矩不敢自我久之水歸水水喪水無  
復所謂閑者此之謂真悟也然人情槩惡檢好蕩夫  
冕而紳不若裸裎斷蔥以寸不若糟丘肉林故詩人  
初而檢中而舒終而蕩旣蕩矣乃自以爲得訶曹劉  
罵沈宋滑手長喙不知其攸止矣甚矣詩道之弊也  
吾邑秋雨堂伊君蓋悟詩者惜乎所參未得其人所  
悟或失其真也故其詩發乎性靈潑潑欲飛輕俗寒  
瘦間有可誦而正之以規矩則收矣雖然君武弁也

弓得挽五石字不識一丁固可又能風流醞藉侶花卉友樵漁沾沾自喜如儒生可謂蛻汗濁奇男兒也哉君不幸蚤歿有二子安致安至從予學已亥年會韓人來聘二子携其遺稿數冊圖托東華諸彥以得一言予乃選其最爾雅者二十六首因對州記室雨芳洲以請菊谿張弼文一見忻然嘆賞爲之序其餘數百皆彙爲三卷附其後予入赤石也晚不與斯人同時今焉誦其言想其人而竊憾君悟詩之未也乃掃案焚香虔告以詩道也如此嗟乎魂而有知必有

契乎冥漠之中者矣若夫爲甘言以諛夜臺則非吾所慊也

冠履體諧歌序

作木梗者必鳩其材與采色以雕裁粉飾之美則美矣謂之至巧則未也有木梗於此焉乃斷其肩至腰續之以它材又殺其長使之矮小惟顛趾因其舊渾然一無縫罅之痕矣非天下至巧孰能之吾友加藤子言兼有巧思又識字最工諧歌嘗采百人一首歌每章摘其上下爲冠履作諧各一句經思僅二日成

昔冕紘而垂拱者今爲南畝之農彼副暈而背面者此爲北里之倡其餘異態奇狀愈出而愈不窮也嚮所謂因舊偶以制新偶者不假斧鑿刀鋸之力而於一尖頭足矣謂之至巧不亦可乎予性呆拙於宦拙於生產百事無所通惟詞藻比它技耿耿有線路之明顧諧亦藝林片花也幹旋風雲月露于十七言之中可使人解頤者非巧而何予少在加納與子曹數人同嗜之吐言成文動爲諸賢所推今焉得復覩金玉使十數年棘猴之技殆不禁癢矣遂贊其巧以贈之

壽松本大夫戶田君序

當不佞美執雉加納時君甫冠白晢而漆髮頽悟出羣翩翩大藩之佳門子也寶永初美乞骸骨東歸居十載餘爲赤石儒學先是加納侯遷淀君從焉淀而志摩遂之松本而稅駕云以故前後不相見三十四年于今矣是歲元文己未春君齒六十厥令嗣以初度置酒上壽且請當世諸名彥以詩暨國雅君又因其邑鑿學湖玄岱氏命不佞序美竊謂方今海內文

明二都俊髦星羅君萼系出衣纓家不遠而於藩主  
爲姑夫苟藉其勢而求諸則使鄒枚揮如椽之不難  
顧輕千里眷眷乎狗儒如美者何居蓋爲其不遺舊  
也夫梗柟豫章暴赫陽厭積雪累俛發亂千百歲而  
椿蔥若膏沐然無佗焉其根柢固也人而得壽亦其  
然不其然而或不騫崩者大跡小跡已非天也君祖  
庶而上之德之業美未之聞卽先大夫嘗嚴事之其  
色柔其氣寬親母失親故母失故心佩惠惠樹政歷  
事三主而民無射焉可不謂仁乎美於君也抵弱不

抵強矧老乎其爲人不可得而詳矣雖然聞諸玄岱  
氏曰君稟涼而神王居恆好客客至輒譚笑終日不  
以簡貴自厓其游也較射調馬旁及詞藻棊局花卉  
之玩殆有先大夫之風矣今也亦能不遺舊輕千里  
眷眷乎狗儒如美者請以文辭非先大夫之典刑存  
焉爾邪於虜君之根柢如是其固也培養之蕃衍之  
如是其久也天之錫齒豈偶然哉然則君之壽在惠  
不在稟不啻其惠寔受先大夫之賜篤矣度諸名彥  
之詩暨國雅頌祝黃耇無疆蓋洋洋矣而語其所以

得壽者或未也遂推原其惠以序之

壽河母序

甲辰秋九月江東河君淵爲大安人壽六十乃以書具道讌會之盛屬予序予竊謂君淵爲人廉又家貧其事母氏且夕甘旨之奉必菲於已百方經營而後得不然雖欲忠養不能也今也芳醞溢尊罍珍鮮盈庖厨堂不暇讓席戶不暇數履又尚以雅音樂其耳絲服娛其目穰穰焉丕丕焉可以與貴富抗衡矣不知何以致之料不以妻孥儉其親不量家有無而然

耶抑張皇之貴飾之爲其親觀榮於千里耶母氏賢也甘菽水如滫髓君淵賢也不欲爲苟難以干譽又不敢逞辭令以欺人是必有所以致之者矣旣得其所自著壽記曰四方全志饋以酒肉客有善遂與鬻粟者主人因彈箏以蘇之於是乎予渙然心釋乃嘆曰果然果然昔子華使干齊有肥馬輕裘而冉子爲其母與粟五秉其繼富也雖不中慮而古君子執交之篤可知已况君淵以貧窶壽其親在同學諸君舉忻然不嗇泉刀昏率而慶也固宜夫聖人於朋友之

饋也非祭肉雖車馬不拜為君淵者受而不辭禮也  
 孰謂苟取乎然其執玉奉盈之愛乎乎內而後斷金  
 佩蘭之契敦乎外即君淵老萊爾衣子輿爾歌其所  
 存一有不誠詎庸得諸君彌縫之力若是哉于知其  
 順乎親而信乎朋友可以庶幾也予在遐陬不得及  
 是時奉觴上堂拜大安人之淑範贊大安人之景福  
 親見讌會之盛而詠歌焉是憾予雖老少大安人七  
 歲所願者異日有天旌君淵以孝感秩祿浸崇衣食  
 浸豐而大安人克保無疆予亦犬馬之齒無恙每上

壽必授簡再為三為而不息也

壽細見成信序

財猶兵也國不給而求援於外矣援至焉而必報信  
 之道也苟不信無以繼好而棄舊圖新是務朝陶朱  
 夕倚頓怨與怒皆鍾於我猶秦楚齊晉互聲其罪靡  
 彼息肩也雖大邦不堪况郡縣乎當是時士介乎其  
 間排難解紛能救之急也何若辯有餘而信不足則  
 疑信有餘而辯不足則厭斯二者不濟必能儀秦其  
 喙尾生孝已其心然後可以往矣雖然拯溺不得五

石之瓢輒至淪胥拯焚不得天智之玉輒焦毛髮難  
人難紛人紛臨禍坑而不辟履危機而不辭豈不殆  
哉攝大坂貨利淵藪豪戶大姓鐘鼎相望故郡國小  
大牧率置吏司糶苟財匱仰給于彼既澇旱穀不登  
吏或不良失信於人紛難薦臻於是游說無根之徒  
乘釁而進貪賄附勢譎張誣罔取辦一時不慮其後  
遂使國用窘困吏以曠職罷波及其身十七八矣細  
見成信氏亦攝之辯人也諸侯吏用事與四方有力  
通財郡國者徃徃以斯爲耳目其爲人慷慨有氣義

不苟然諾每有大紛難乃奮袂一徃與之語道理指  
利害成敗若燎炤而蔡知也出納人千金若披囊中  
物而必獲也且昏議不俟日中而約定矣自非信於  
衆之有素孰能之故馳騁水火中能保其身十九年  
之刃新發矟綽綽然自適也今茲齒五十膽氣兼入  
音聲如鐘多飲而不中嘗得餽稟於吾邑衣食晏如  
又識字研國史善咏歌成信氏誠福人哉是可以壽  
矣傳不云乎知者樂仁者壽蓋仁知之德不可得而  
全矣乃若其蛻之與景則皆可爲也排夫難解夫紛



環轉不窮於知者之樂可不謂景乎自今而後歛爾  
 鐫藏爾頴室爾戶牖去爾鐫箴使精神內完不敢鑿  
 也則於仁者之壽豈不亦得其蛻耶乃知其杖之家  
 而鄉鄉而國遂游五岳見喬松安期生躡雲霞而歸  
 老也

壽家兄毅齋先生序

仲兄毅齋先生今茲齒七十其二子正路充善乃喜  
 請速親賓而賀焉先生不可曰壽德之徵也不德而  
 得壽何以賀為二子拜稽首曰大人自躬以牧使不

肖不得申慶可乎遂速親賓而燕焉美僻在西土不  
 能千里而及席怱愉以奉卮匝今焉辱命為之序敢  
 不從序曰夫有恒者必堅貞堅貞所以悠久也故山  
 嶽靖而不騫竹箭苞而不瘁君子坦而不殆壽之兆  
 於是乎著矣先生舞象以來誦法洛閩信之如神明  
 耆之如芻豢苟非其言雖名公碩士不肯服元祿中  
 憲庶方崇儒術郡國諸侯爭致賢良先生以經明  
 行修為高崎侯所辟以備顧問無何會憲庶臨其  
 第召諸儒令說書先生與焉論辨原委闢異端醇如

也高崎侯馭士也嚴而有禮先生侍左右四十年小心翼翼毋怠于成豈得非夫有恒而堅貞者耶於戲堅貞所以悠久也君子哉若人其壽與山之靖竹之苞並受無疆可知已美少先生三歲性浮躁學與官屢變昔朱而今陸朝佛老而夕筦葛又少釋褐加納卒以病辭晚焉委質赤石而髮種種矣雖則出於天乎亦人之壘也既壘矣宜若不得中壽焉賴天之靈有先考妣之惠以至今可謂幸而免者哉自茲而往稅我駕固我微學與官不苟變竊比先生之恒德是

希

壽河君淵序

予嗜浮圖言多與浮圖交嘗聞諸盤珪師之徒曰師年老自謂衛生在口腹乃以衡量飯每飲食必謹有僧某不悅以爲老師聞之曰是非汝所知也生無益于人如汝等即夭折固不足云我則生有益于人者幸而保殘喘一日兆民尚有一日之利哉貪生爲於俗甚斯而已嗟乎珪公至人以身命爲津筏亾論諸龍象殆世父心腸矣自吾儒而觀之先知覺後知先

覺覺後覺憂以天下樂以天下其任雖阿衡不讓焉  
儒者率譏夫童髮毀服無妻孥不農不賈以素餐而  
不知有其志彌綸宇宙任重而道遠斃而後已若公  
者出而成已成物闇然與古大人之學將無異也予  
竊持是試吾黨之士久矣文人才子姑舍是號爲道  
學亦或規摹小而畫教誨嚴而苛高者養望丘園甘  
與荷蕢接輿同伍難矣哉得其人也以予所知惟大  
洲教授河君淵其庶乎河子嘗從予受業又從三輪  
執齋氏研良知之學道旣通爲大洲侯所聘入侍講

出訓士大夫旁及市井艸莽十數年不倦立人而不  
立如己不立達人而不達如己不達麾之興之匡之  
又從而輔翼之推其心若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及  
吾舌在得上啓沃君侯下陶鑄臣庶以效尺寸也終  
身之願畢矣夫執志如是其誠也任道如是其弘也  
非其人孰能之河子少善病而能慎不敢與二豎爭  
久之習慣如勿藥者今茲五十有九蒲柳之質猶故  
而後凋則松柏惟肖矣家人暨弟子舉欣欣然胥告  
圖及此辰豫獻壽乃待來年申以遐福焉蓋蚤其慶

也夫朝聞道夕死可矣天壽不貳修身以俟命斯言也河子講之熟矣何屑屑爾以筭屋籌爲其所以許豫獻壽而有喜色者豈得非嚮所謂貪生爲於俗甚之意耶聞日珪公振錫西土化度諸州遂及貴邑邑中無緇素譚不生信其遺教不絕夫不生也良知也儒釋各樹赤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異名而全實欲岐而二焉得乎宅必基而輪奐成田必菑而播種秀宜乎一登皋比闔郡士民翕然服從也自今而後愈慎其疾固爾骸葆爾神一以珪公爲乎來果在河子矣

酬宮偉長詩序

蓬池鱸郢水醪寘諸蓀壁蕙榜之室朝食之夕飲之積三旬乃噉不欲視甕牖繩樞之地亂一水而舖斲焉則堇荼如飴井泉如漿何也蓋厭其恒有而樂其不恒有焉耳東都賢材淵藪亡論士大夫嚴平於卜宋清於藥卽閭閻子徃徃事佔畢學詞藝故龍之雲

虎之風可以不期而集也宮偉長谷子炳二子翱翔  
其間尚矣度其執交也宜若無不足然乃戀戀乎駑  
下如不佞者何居噫二子之口吹矣不然其節在胡  
以茶爲豈得非不有其恒有而有其不恒有之有耶  
銀陂菱謀亦其徒也謀以漆匠世旣稟于官有事  
不親自鬆鳩其工頤指目使以獻成故暇暇故游豔  
也絲肉也踢鞠擊劍也而不慊乃游於學嘗從不佞  
問道又能得二子而其游愈雅而愈不慢矣己亥歲  
中秋宮子同諸彥飲菱氏宅水府史臣依田生與焉

是夕也風雨如晦繼月以燭酒酣宮子詩成叩玉唾  
壺而歌佗日因菱氏投我其意若曰武昌之與播陽  
列宿司分懼其受蓐收之賜或不鈞焉甚矣子之惑  
也武昌金城千里固月之天府也雖雨寔有不雨者  
存焉蕞爾赤石安得有四目兩口之月天子而私炤  
臨乎公等皆豪杰中人而不以豪杰相觀不翅不知  
東家尼丘將舍其秋而取諸五渚洞庭矣是知月亦  
厭入怒之以風雨也乃咏其歌且慮其富於交而有  
厭心焉故云

野中清水酒詩序

濃出於澹而澹之德能藏焉酒原於水而水之性不  
 死焉平安鍾瑟彼之美寧樂冠汎然之齊固不誣也  
 爰有清泉在播之野周原通氣董茶如飴宛國授方  
 蒲萄可釀寶噴璜璃躡皓月而臨流瓶汲醍醐挈甘  
 露而滿甕分廉貪于一勺試賢聖于千鍾不全卓錫  
 之踪何勑紺宇既供投轄之宴宜隸青州野中水入  
 萬葉之歌天下人推百藥之長維昔玄冥雲變赤岸  
 潮寒橙霜橘煙愛曦朝炤驛樹蜃霧鮫浪審氣夕擁

海樓白帝城碣杵收聲黃公壚盃杓行令竹林嵒阮  
 之契挹袂盍簪杏壇游夏之材操觚倡蘇賢主秉松  
 柏丸丸之節嘉賓樂麇麇呦呦之群戒號馭之亂邊  
 溫恭有度惡薌澤之同席雄爽可觀玉爵雖揮金龜  
 無恙鬢沸與文思俱迸盍沈兼友誼共醇請揚印南  
 清風散呈齊東野語

細見生一得筆記序

考訂書固難著考訂之書最難夫人鶴焉而我鳥之  
 不知不鳥我鳥者既在其後也卒之孰知鳥鶴則所

謂堅白之辯徒嚇人耳茲編也務則古昔確乎有徵矣而猶不敢自是必俟博雅君子而覈焉之求是細見生之志也

送滕元琰序

滕秀才元琰自京師來識甚高禮甚恭色甚溫邂逅一日已知其爲佳士也今將歸矣乞予贈言吾聞之君子周急不繼富秀才家世以儒名乃翁實材如穀帛二兄斐章如金玉方言制百年之產隻字授終身之寶資之無罄賁之有輝子固富於言者今復何贈子退而求焉必有餘言然後尊其所聞行其所知勿慕曠達而斲彝倫勿耽藻繪而廢大業乃可以保其富矣勉旃

鶴樓集後序

田伯隣好客至斯驩驩斯酌自獻歲迄除夕屢獻於門轄沈於井昔者田文三千旁及雞狗之技田橫五百孰謂鹿豕之群段使伯隣鐘鳴鼎食因其勢焰以致賢能焉則于二田有光矣伯隣工詩嘗以予游於詞藝也延爲上客粉榆百載子乃關輔之豪桑蓬四

方身是江湖之士奉檄州縣驪駒嘶而折楊懷害衡  
門白衣來而飲菊井大夫羔裘退食同仰五經紛綸  
霖禪師猊座說空共聞一鞭咄喝又有滕石潭巨觥  
中聖風流不讓竹林都蠡湖長喙方人月旦或穿柳  
葉之二賢者每相值盤礴偃蹇旁若無人其他小笠  
翁彫畫運縷水於巧思島柳下謳歌感飛塵於妙曲  
山琴高翩翩事游冶花部青鳥竝翔齋毬香沾沾譚  
劇奇梨園白髮借老之數人者不武不文不雅不俗  
性靈倂發各自躍如伯隣與予興來而哦倦則逐其

隊而弛焉及其有可喜可愕可笑可罵者乃又結構  
陶鑄以藻之善乎四海寧馨兒殆入藥籠一部支諾  
臯不越樽俎亦天下之樂也雖然窳隆異道物無停  
機睽嗑分爻位不恒德癸亥春予又宦赤鎮馬首不  
復東十四季武昌鶴樓白雲杳而翠巘疊播陽鮒室  
明月皎而金波寒千里不假踟輪神交暫合一封必  
憑隻羽友誼易違今焉誦斯集歷其徒珠履瑇簪半  
歸夜窟楚雲湘水輒漂秋槎驛使遲而梅花雪落遂  
中美人空而芙蓉煙鎖水上嚮所謂樂者鴻蜚霓消



不可得而求矣。至情所鍾，滋然不得。不近婦人也。幸保殘喘於松木，托餘音於絲匏。期滄海之掣田，冀碧桃之結實。唯我與爾，有是夫。可謂橘潘經歲，維新毋譏。芥壁蘭臭同心，耐久不肩膠弦者哉。佗日倘有興思，尊鱸獲見。江東子弟同棲，松鶴一卧樓上。煙霞則視藍萋，猶錦繡也。遂賁前言，聊備後序。

壽友梅居士八十序

梁子曰：壽豈易言哉！彭祖曼倩則高矣，湖而等之。左東王右西媿，彼二子。亶髻亂已昔者，閻浮提人壽八

萬四千歲，減而增，增而減，及拘留孫佛出，猶尚五萬。四王忉利諸天，壽量至佗化自在，而極矣。其天以人間一千六百歲為一日，夜得壽一萬六千。實人間九百二十一億六百萬年也。而又梵衆梵輔大梵乃至無色界，其壽咸以劫為量。卒歷八萬劫而止，可謂至悠久哉。雖然，有量者必有結，千里魚百丈獸鳥保不見其尾，嗟乎亦悲夫。唯三世十方諸佛，不然不生滅。無終始故，其壽命無量矣。而心佛衆生一而三三，而一有不齊而無不齊，則吾人胡以自身為即能觀其

有不齊而無不齊以得諸己又能閔夫芒芒然不能齊齊焉者津之筏之此之謂出世間聖人之教也壽之道於是乎爲玄矣壽豈易言哉禹箕大聖也洪範大經也範之五福曰壽曰富曰康寧曰攸好惠曰考終命而壽爲之冕焉仲尼亦不云乎仁者壽大德必得其壽周公制宗廟之禮鄉飲酒之儀燕毛尚齒後世人主崇高年賜民百年已上牛酒職之由故臣欲君之壽子欲父之壽尹一邦欲國人之壽臨天下欲億兆之壽莫非道也然而其所謂壽者壽其杖于家

于鄉于國也均之蜉蝣耳古聖人必以是爲上福何居蓋造物旣陶鑄我九竅百骸具在九竅百骸胥宇而世間立矣世間立矣則不得不以世間自處又不<sub>レ</sub>得<sub>レ</sub>不<sub>レ</sub>以世間<sub>レ</sub>誨人禹箕周孔世間聖人也復奚怪今夫築室梁桷巨榼椽節椳堅墻壁堊冰雪不踰月脩焉灰燼者夏五十祀柱不蠹礎不震輪奐如疇昔者宅之數也主則自若雖則自若而灾其可弔也免散不慶弔與慶世之相之彜也天下孰有舍相喪彜杖杜爾躬者乎人之形骸慧命亦是已能保形骸五旬

既淹矧六七焉又八焉者慧命固無加損而相彛攸存斷乎不可廢也此可以壽矣越人友梅居士今茲春八十西都諸名家爲詩以壽之乃抵赤石請予序居士夙參大愚師後謁槃山隱元師遂與四方尊宿鴻儒逸民畸人瑰意琦行之倫游以十數性恬澹不眩紛華夢幻人事四十年其所嗜在和歌暨山水優游乎不知有大耄之嗟也儔之以龜鶴而不矜棲之以瀛丈而不嫌外世間而不孤內世間而不羣居士誠奇男子哉予旣誦法世間聖人又信有出世間聖人蓋身天王宰官邪則木鐸振天下身如來菩薩邪則白毫炤沙界世出世豈復有二哉故諗壽之不可以壽而不可以不壽也如是斯道也不膠俗不桎真居士必愉然有默契乎其心矣

柳下艸序

和歌固有諧體而在又諧之一變者也然人不趣其狂也餽不機其狂也艱難矣夫夫趣之與機二者觸而發發而衝穢穢不可已如僊女貼紙月于牕間一室皆白如乘車入鼠穴四通八達此之謂善狂赤石

賈人紙屋源衛門氏嗜狂歌頗有機趣享保末會浪  
華貞柳翁豎赤幟爲當世名匠乃從而學焉叩斯罄  
罄斯益果翁之道西矣近選其稿若干首爲一弓命  
之曰柳下艸蓋隆師也客有譏之者曰紙屋氏誠市  
井哉其詞動涉貨殖俗氣可厭此非知言者夫玩業  
之賊也揆藻弄翰圍棋蹴鞠諸玩物之技卽一有嗜  
焉而流蕩不知反雖士大夫能弗喪志敗事者鮮矣  
矧於市井乎紙屋氏爲人敏而謹雞鳴而起孳孳射  
利簿帳以爲冠牙籌以爲佩三十年一日不敢逸必

有餘力乃游息乎斯故歌愈奇貨愈湧未嘗聞其  
於業者其勢欲口不言錢得乎是紙屋氏也

### 灸艸考序

吾邑鑿學井上氏之子桐菴夙誦稻若水貝篤信二  
公書慨然有治本艸之志遂入京從松岡先生受業  
退而研窮弗措其所筆記有本艸傳習錄本艸製譜  
倭本草正誤桐菴雅言詩騷選名箋等數百卷未悉  
脫稿灸艸考一冊蓋其緒餘耳夫獲片玉而抵鵲之  
富可知也茲編一上梓海內諸君子必有問其實者

矣

贈印南山脇生序

余恒聞 國家以孝弟力田諭州郡而風俗梟漓弗  
反乃至茲猾豔利昆弟子婦相鬩訟其不分貲產日  
眼眼相褻而不厭樸實如古人槩不易得云播陽東  
隣攝而赤石距華府僅九十里亡論市井雖艸莽亦  
唯大都會之波之及大氏丁壯擔糞灰往來街陌中  
三日一膏髻五日一開塘木綿裘褰裳翩如也每中  
元戲文若狂有角觝而禪紅紫以綽號相競是以民

外潤而內燥其不分貲產樸實如古人蓋亡幾矣升  
田村隸印南郡距赤石孔邇土不瘠民僇輕自喜將  
無異也雖然入里必式十室之邑尚有忠信冀見二  
三不囿其習之人以風於民焉久之果得山脇生卷  
石生業鑿以善眼科名嚮邇迨相識處與語半日辭  
氣容貌澹而簡既卜其為德人也是歲甲子春有母  
氏八十八壽詩其引曰母氏老益健坐起不几杖慈  
祥易良溫然益乎色子八人男女各四生為之長而  
偕亡恙三弟務庶菴同居三十八年婦冢介相驩上

下二百指家事無小大守生之令而不敢違焉余覽之乃益信古之臭古之味不翅其天思之學之又從而佩服之也夫仁者不厭人故能親不仁者厭人故易離既厭矣則雖骨肉殆不免焉辟諸草木之華遠之馥郁維馨近之厭心生焉蓋親莫父母昆弟夫婦若也然而定省面告侍膝下奉盥執牀問煖寒苛癢若干年幼而騎竹放鳶長而恤灾禦侮不敢後若干年合盃共帷薄有肯畜御冬以司中饋若干年昨若是矣今若是矣且莫若是矣眼眼相襲而厭心生焉

初而疑中而怨終而恚甚者夫妻反目同胞如仇讎父母有不可磯之子而家道壞矣今生也讀書能知孝弟力田謹身節用爲庶人之道母氏亦賢能知不自用而從子含飴弄孫爲未亡人之道焉二人仁讓而舉家靡不仁讓矣此其所以兄弟同居愈久而愈不離也於戲非母氏之賢不能慈儉以煦育衆子婦非生之學不能保棣萼之親三十八年一日也宜哉天降之福而不艾也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言家道成也異日會得過其宅坐慈

幃而為壽必歌此詩以觴生又以觴三弟

蛻巖集卷之五終

蛻巖集卷之六

赤石儒學

東都

梁田邦美景鸞著

男 邦龜燮夫輯

書牘

與祇白玉

客歲僕有蛻崑亭小集作瑣瑣陳言不圖轉達左右  
一汚清覽也近辱賜和詞意懇款推獎過實媿感之  
至不知所謝僕夙仰山斗久矣不恭不能將幣於階  
庭固有罪焉而於同學故人頗得相識亦不為無兆

也初在東都同對州書記松禎卿飲田氏黃鶴樓語  
 及足下事主人又為僕誦彥山十二詠青樓曲諸篇  
 後侍井大夫室博士每稱足下為當世才子最後見  
 禎卿全僚雨伯陽相得驩甚伯陽又道其為人磊落  
 不羣益聞所未聞輒奮然有執鞭之志矣而無奈藐  
 三山不可企何已亥夏宦赤石乃忻然自謂詩云孰  
 謂河廣一葦航之矧紀播瀕海之地鮫人之所隱見  
 蜃氣之所歎驗餘波接吟天或航我乎既因浪華書  
 賈毛氏獲足下醉書富士行一紙雄渾奇拔尚以墨

花淋漓捧誦再四不忍釋手恍焉如駕鷲虬凌煙霧  
 與金童玉女徙倚瑞靑寶芝之間而不知反也乃擊  
 節嘆曰此紫府中人吾曹與之同世慙不通問可乎  
 因欲叨修尺素以披愚衷而不果反致煩高明惠瓊  
 琚是有何幸得之凡物屯斯鬱鬱斯涌涌斯騰僕於  
 足下屯鬱乎懷殆三十稔其勢必弗涌弗騰不止也  
 今而天將贊之矣且聞禮尚往來既拜賜敢不報於  
 是乎俛而思思而吟久之客或說僕曰方今白玉氏  
 考鐘伐鼓霸海南卑辭納交匪賂也蓋覲我也辟諸



春秋列國彼堂堂大楚池漢水壘方城者吾子葛爾  
陳蔡黃隨已不如爲之備噫是非君子者言夫兩雄  
不連棲非鷄之罪也其性然矣人之性相愛昆弟秦  
越而不鬪衆或能之况士君子乎已雌邪則彼倡而  
和之抑雄邪則不矜爾雄而雌焉以從之然後可以  
友天下之士矣足下雄也而喪其翔僕雌也而克守  
其伏古之遺餘也若夫訑訑悻悻毒材蠹目而  
豺聲者足下唾之僕亦唾之遂豐原韻聊酬盛意書  
不盡言垂炤是所

復鳴鳳卿

曩辱惠書并詩感荷曷旣不佞僻在海隅每有人自  
東來者僉稱國家發政卹民動引古誼亾論賢士  
大夫茅彙輩出微而府史胥徒賤而輿僮皂隸砥行  
立名弦歌之聲不絕也今焉誦足下言卜其材之與  
識乃瞿然而嘆曰斯人也而有斯學也斯人也而有  
斯學也不佞嘗聞府朝官志其髡而共職者點茶  
尚衣旁迄使令掃除以百數局有外內班有崇卑而  
峩冠大劍漆其髮雪其顛濟濟焉蹌蹌焉者一不屑

與之齒也屈膝五侯之門脅肩七貴之庭退而驕其妻妾若將終身也固無不可安知有奇偉倣儻如鳳卿讀書五行下文思泉湧如鳳卿而與此曹全伍乎自非江左人才之盛詎庸至此夫君子之於仕也素乃位慎乃守雖小官不敢忽視平料量於委吏息牛羊於乘田干城之才可以椽宜簡兮之賢可以萬舞奚以願其外爲方今足下通籍府朝稟穀太倉矧又特蒙寵眷入筦芸臺可不謂達耶願建國之體尚武不尚文故秘書丞郎之選雖非貴要而蓬山仙窟既違日月咫尺矣以足下之材之識乃觀閣內典籍一旦卒然便殿賜坐玉音有叩焉則奧篇隱帙了辯如響開神聰禪醇治或可能也勉焉弗怠於成是念夫交淺而言淡者非禮也足下東海不佞西海非有一日之雅而敢陳情實若是其直也是誠何心哉足下諭以與吾友田伯隣邂逅定交不佞於伯隣合而離離而合三十年彼心腸乃我心腸有人與彼相驩者我未嘗不相驩也伯隣固莫逆於足下足下亦善伯隣則未見猶旣覲也所以盡言而

窟旣違日月咫尺矣以足下之材之識乃觀閣內典籍一旦卒然便殿賜坐玉音有叩焉則奧篇隱帙了辯如響開神聰禪醇治或可能也勉焉弗怠於成是念夫交淺而言淡者非禮也足下東海不佞西海非有一日之雅而敢陳情實若是其直也是誠何心哉足下諭以與吾友田伯隣邂逅定交不佞於伯隣合而離離而合三十年彼心腸乃我心腸有人與彼相驩者我未嘗不相驩也伯隣固莫逆於足下足下亦善伯隣則未見猶旣覲也所以盡言而

不疑者寔在茲矣抑足下謬聽許可不佞以雋士以  
 不得合志營道為憾是何可當也不佞本經生又中  
 歲多艱貧困不儲書於國家典故古今事成敗與  
 夫河渠阡陌弭盜禦災通貨汰費凡經濟機宜學而  
 未成也即講道武昌與諸彥如足下且莫相周旋區  
 區之力不能贊十一於千百也若夫詩不佞一癖游  
 乎斯息乎斯竊比古君子不去琴瑟之義焉所願則  
 異日有騶從吾侯而東乃登田氏黃鶴樓折簡以請  
 狂駕譚笑如平生銜杯揮毫罄歡而罷耳拙稿三首

聊謝盛意不敢鬪藝也締交也

與藤平輔

獨樂與少樂非不樂也必有人有衆然後發揚舒鬯  
 焉樂之情也詩固古樂歌之遺音則其情豈有以異  
 哉日美在東都幸不為學士大夫所擯花樹之會竹  
 林之遊輒獲陪下座獻薄技彼倡此和宮商迭奏可  
 不謂樂耶已亥夏入赤石叨司鄉校邑人士皆能撚  
 鐵槍馭赤菟翩翩自喜而競病之才可與共翱翔藝  
 圃者寥乎無聞矣僅有頭目泉幸一武學江修敬釋

日昇等數輩差強人意也泉南大姓唐金興隆有詩  
名嘗通書問者數帆海一來除此外絕無可言每風  
雨之夕鴉啼猿哀燈檠耿耿不能寐以是悒鬱彌日  
會中井生自赤穗至從容語美曰吾子知龍野有藤  
江某耶因囊中出足下答伊藤才藏氏詩一紙聚首  
誦之未終篇已知其非凡匹也忻然圖敢瀆其韻以  
聞名於左右退而竊謂斯人也嘗從仁齋先生佩服  
古道詩特其緒餘耳待之以雕績可乎乃止壬寅秋  
浪華熊井生之貴藩歸過弊廬携盛作一首且道足

下爲人豈弟無厓岍再三不置於是益信足下詩與  
入稱溫柔敦厚之意藹然溢乎其表也乃又竊謂龍  
野之與茲土河山咫尺聲氣相接雖有蒹葭白露之  
嘆無復溯洄阻長之憂烏知異日宮商倡和之樂不  
在斯人乎斷然不恥呈已謳者寔爲此爾繼之辱賜  
再咏又得因熊井觀赤石詠古四首同韻疊出愈工  
而愈不窮匪夫擊甕叩甗以韶武自命者比也美雅  
不善詩亦唯嗜之深學之久社中無新舊皆兄弟也  
一旦離索千里悵焉不得不爲求友之聲矣而天又

錫類隣邑使足下不遐棄也何幸如之抑此不翅爲詩道而言麗澤之習相觀之善蓋有貴於詩者矣侍君子之席聞君子之言一薰其德是希

與湖玄岱

僕宦赤石已六載且夕教授邑人士臯比殆生蟣虱三寸欲爛公然以村學夫子自處不復中原才子之員矣但海岳名勝爲播陽第一出門僅數百步巨浸萬頃淡島在前山勢逶邐紫綠如深摩耶鐵榜諸巒雲霞可吸此足以祛俗慮換凡骨也因憶元祿中僕

始之加納其秋九日同賢昆弟飲菊巖戶山後以夏六月艤舟百曲同遊養老山觀瀑布遂抵大垣經新月村而反至今屈指二十年恍如隔生也其間舊使君歸夜城謝庭蘭玉凋零幾盡僕亦東奔西走流轉至此可勝嘆哉特所爲幸者山水之緣不淺雖一旦落魄江左在車塵馬足間而桑榆之景致有今日矣以故區區才氣未盡消磨所觸或發筆研之癖不得憇乎不構思也僕詩屢變每變欲驚人遂爲袁中郎又溯爲徐文長詠雪五十八韻頗奇險其他諸體皆

稱是近歲忽悟其非斷然以初盛唐為表準弇州濟南為門戶所願在優孟不在善學柳下惠者雖然三十年宿習不易遽除辟諸窮子暴富衣帶鮮明而辭氣容貌動有藩間故態良可媿耳別幅有詩奉寄附以近作數首不知有副盛意乎否

答中忠藏

仲冬十七日書至審賢脚瘡不痂頗累起居度千里駿材不得一展足鬱結壅閼乃有發耶將其志不屑棧豆經艱嶮冒霧露之所致耶二者皆宜保嗇自重

不然人或曰慎疾之道不如葵也石菴先生精舍落成弦歌如沸是不翅華府之幸實四方負笈之幸也敢不賀所示過僧院諸作澹而有味答書卑牧大過似不能固吾徼者拘儒必以賢為佞竺不知此朝何以解之家禮儀節校訂未畢俟改歲乃附便不為晚也斯編文義本不艱晦但浚衣衰麻裁縫襍積之制紛不易曉雖非東人所用而吾曹亦不可不知也惕齋中氏之徒其他博古君子或能之即得其人而有聞莫吝再傳是希承賢社中某丈乞僕詩并書書拙

蝶巖集 卷之六  
倍詩欲書抹鴉近兒輩不書嫌養望自高遂筆以贈  
敢請善爲僕謝

答田伯隣

狂雲師元旦挂一鬪體于竿巡警街陌曰戒之戒之  
蓋非戲也覺大夢於未醒也方今履新矣不告以百  
祿而語凶事此或一道也去歲十月中書至審聞田  
子彛勝石潭二子墓草旣宿其餘五六舊識蓬轉柳  
僵黃鶴無伴白雲慘淡豈不悼哉記二十年前老萱  
在堂賢弟令侄皆無恙伯隣髮綠細君面如花厨有

蘭陵千榼武昌魚百石而門之轍戶之屢雜沓不絕  
美每出入竊念旣富且群烏能膠焉百年一日乎自  
美之西矣僅十載伯隣上喪熊丸之慈下泣鸞鏡之  
別覓初平而抱石哭阿咸以守歲卒使陽春白雪變  
爲薤露蒿里其波及社中也悲夫美嘗聞佛告諸比  
丘有三天使在於世間何等爲三一老二病三死美  
與伯隣幻住浮提不爲不久矣見三天使不爲不多  
矣昔者人今者我剝之又剝漸近乎膚謂不惕若可  
乎夫惕若一念乃大夢將醒之候也當是時縱逸自

棄困困爾不能奮焉則無明鼯睡萬劫如長夜矣美  
少誦六藝中歲參禪疑信相半近讀萬益師宗論恍  
如有得遂研楞嚴彌陀諸義益信尼山鷲峰果不二  
矣伯隣崇儒典又能受持法華度其先我而醒者必  
也而來教稱美老餐不衰調之曰入仙窟嘗石髓者  
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噫瑤臺玄圃丘垤耳龜齡鶴筭  
朝菌耳吾宣聖不云乎朝聞道夕死可矣況我與無  
量壽如來在一佛土者乎美雖不敏知所歸依斷然  
不願爲劉家雞犬也去冬有壽越人友梅居士序數

百言論玄理津津如也因錄呈他日不吝再教幸甚

與宮偉長

去歲冬自銀陂菱田氏得足下所著江戶賦讀而玩  
之修辭狀物繁縟絢爛尚以博采旁通按闡幽顯敢  
不欽服既而又惟文章諸體賦爲難賦都爲最難蓋  
有賦才而無賦學不可有賦學而無賦才亦不可異  
國號善文且或閣筆東人雖企徒勞耳偉長何人抗  
然爲千百人之所不能而居之不疑也吁滔滔二千  
有餘言豈無釁瑕之可指擿乎於是乎仰誦俛思字



考句訂然後結構之法文徵之實果有所不安者請  
條列而論之夫田獵放鷹國家講武一事葛西板  
橋品川千壽凡山澤原藪間曠之地靡不範圍近世  
承平日久仁及蟲螳以故廢而不講方今英明在  
上政由舊章獵鷹之事復見今日弧矢不蠹士馬精  
彊實府朝盛舉也況二京三都例言田獵疊出而  
不厭以夸人主之威百物之阜又以諷夫禽荒無度  
盤游弗反者是固不可闕也足下奚以無隻字及此  
又釋奠於禮爲大典其式肇于大寶定于天平延天

間儀文大備簠簋尊罍之器鹿豕魚菟之供莫不豐  
腆祭之日三獻謁者廟司贊引奉禮協律旁迄彈正  
忠大藏省掃部寮大膳職造酒主水雅樂左右京兵  
士百有司駿奔祇承其尊聖欽賢蓋不在國神下叔  
世奎運浸衰元建而降禍亂不止奠式雖存而知者  
鮮矣國初能以馬上霸天下又能以詩書安天下  
當是時羅山林大史夙承惺窩藤先生之統歷事  
三朝爲儒林冠冕乃構孔廟于東叡之旁每春秋率  
諸生奉祀然其規摹褊小有識憾焉貞享中命設

國學於湯島營大成殿于其東堂階門廡丹漆一新負笈雲屯絃誦如沸享祀教育於斯爲盛使夫武人俗吏僉知聖人果可尊而六藝四子果可爲天下萬世之範也厥績豈不偉哉是在海內士誦法宜聖咸攸欣抃況執業學宮如偉長以文章自喜如偉長宜張皇嘆美累百十言而不已而反以昌平坂爲一名區置諸鎧渡齋塚之後與日本橋儷稱曰橋則日本叙驛曆于邦州坂維昌平祇廟奠於春秋夫廟奠之與驛曆其高下輕重雖五尺童子知爲不倫矣足下

奚以懔不能辨也且觀音大士孰與孔子其於淺草寺也敷演九十言不翅狀金碧輪奐又贊其福田利益之靈亘古今而不渝矣於大成殿也欲然若始不屑言者嗚呼曾謂闕里不如補陀山乎何其惑之甚也顧田獵釋奠其爲事體大矣而一遺焉一略焉豈非踈漏之尤者耶至于城中制度其事多秘所不親覩猶記傳聞云者序文旣存矣然其白書院黑書院桐柳芙蓉蘇鍊諸堂殿之名見朝報係官銜雖陪隸咸能言之法當書而不書何居班孟堅西都賦所

謂長年神仙白虎麒麟爲其藍本足下盍學焉今也  
虛文泛辭徒曰綺閣繡柱長廊廣廡而止豈直陳其  
事之謂哉又諸士大夫番直警衛有書院扈從大番  
新番之等弓銳手諸將治不忘亂其軍或一百人或  
五十人親衛先鋒留護各有其隊而分十隊以隸司  
烜氏率能剖微貫牢社席水火又有長槍手一千人  
教以格敵擊刺是 祖宗守國之成規亦不可不書  
也周邦彥汴京賦言連營百將帶甲萬伍之盛乃舉  
龍衛神勇蜚山雄武以下營號遂及強衝勁弩雲梯

輶車諸利器贊揚其富于武備而弗措是可以爲法  
矣斯事也必得就武弁老于典故又能知古今陳制  
者聞其梗槩退而鑄諸文詞去其冗俗務使雅馴可  
也足下謂之何若夫訛謬雖古才子如揚馬所不免  
盧橘玉樹于果木比日海若于神物明月之珠不能  
無額固不可濶責也今焉足下之於神社謂愛宕山  
日羅謂神田平將門薰猶同器朱紫混彩其所關係  
匪夫瑣瑣艸木蟲魚比不可不辨也案神名帳阿太  
古神社在丹波桑田郡而不載其本號白井宗因氏

頗通神學所著書接拾芥抄謂山城葛野郡愛宕山社爲伊奘冊尊火產尊二座鑿鑿可徵江戶所謂愛宕亦與山城等則其神之一本可知已日羅百濟國異僧元亨釋書所載常禮日天身放光耀者怪誕不經不足取而亦始不謂其顯聖愛宕山也神社考固雖該博千慮一失之弊不可盡信足下一以是爲據不復研究他說遂誣吾開國之神聖爲西蕃浮屠是誠何心哉邦美嘗見神田社家者說曰神田本社實爲大己貴命鎮座距將門祠若干步恭齋神

代瓊瓊杵尊未降大己貴推伏強暴經營天下及經津主武甕槌植劍而問乃奉詔辟位不以天下爲己有可不謂大賢耶較諸將門宋頤寶器迷而不復者殆天淵矣意者將門銜恨死其氣魄彊悍爲厲乃寓祀于茲藉大己貴之威以厭其崇耶神社考姑存小說爾不足徵也夫將門據相馬反自立稱親王百代筆誅之嚴罪在不赦而足下輒以王予之曰平王鎮土爰奉大祭何也且所謂大祭者字雅而意俗天下烏有瀆神嫚物喧闐雜沓若彼而曰大祭者乎邦美

嘗讀王穉登吳社編命如東民稱祭者曰會蓋諸部  
相會集之義平安所謂祇園會得之足下未之考耶  
又角觝都盧蔓延百戲亦皆賦家所叙足下之語梨  
園固不爲不可而禁男風爲君子之所棄最得其體  
也傀儡之技競工鬪麗管偃師罵韓和足下盍又收  
錄以戒奇淫之眩人者矣及語女閭則其懲蕩箴治  
以坊民也周矣抑所謂以月夕于八九之三五兮以  
日守于庚申與甲子者造語雖工殆俳而褻以煙花  
總管自居則可匪士君子之所可詳也其弊得非大

雅未奏桑濮已作者邪斯二條醇中小疵在不必論  
而責備之道亦不可不辯也邦美學識膚淺管見所  
及旣若是設使博物高材之士簡而董焉則其所譏  
彈不止是也夫彰考館載籍阜積不讓蓬觀同僚諸  
賢咸一時俊髦之選又有國學生員鉛槧之侶考索  
也討論也潤色也三用全備雖一小文宜無踈漏訛  
謬而長篇雄作以陳大都之事胡爲至此足下自負  
才氣揚揚訑訑不肯下人乎抑旁觀與當局同迷乎  
將面從而腹誹乎不然何以無一容喙也邦美質直

無隱區區之志欲成足下之名不欲揚足下之醜敢披愚衷以告幸足下齒方壯自今而往門庭墻溷皆著筆札百煨千鍊俟十稔乃脫稿未爲晚也卽有青衿子弟山斗足下爭相傳寫甚者或上梓玄晏復生無奈僮父偉長何矣請熟慮之

答長鷓菴

數年前僕以足下爲死披緘乃知張祿先生無恙產頗富日擊鮮貫酒譁呼樂甚疇昔折脅摺齒之痛恍如隔生也異夫卽魏齊輩聞之豈不相告曰吾有幸

彼不得致位卿相降而祖彌軒岐乃可以高枕矣哉僕數奇祿足以代耕蓂爾海曲蜃鮫之與居坐比鄉校三寸殆裂抑南浦島嶼不凡清月近人膝下豚犬譚圖史沾沾也則可謂云爾已矣聞今口不言詩故不敢寄一幅他日或能枯楊生萸徐奏陽春未爲晚也

與唐金興隆

予年甫十二客厩橋同諸伴遊邑大利龍海院席上賦詩長老某閣筆嘆異乃賞以浣花牋爾後三十稔

爲人題園林堂閣珍卉怪石前後不下數十首而未嘗直一文錢不圖區區八咏化一匹紬衣被光華使鷓且不號也顧斯紬也經葛峯雲緯淡島雪組暮雨織朝嵐殆非人間機杼中物矣寫至此不覺發一笑賢聞之必曰水國民遇螳堙爲岱恒山國民見蹄涔爲汝漢梁生真窮措大哉何其感荷不腆張皇如是也此大不然昔揚子雲著書成都富人有貽千金者謝而不受士君子愛惜名望古今一揆予雖貧亦恥非其人與義而苟利之今焉風流儒雅如賢而垂裕

堂八觀固跨河帶泉偉美之攸鍾海內諸名彥旁及萃人韓客莫不品題乃因宅博士請予同賦抗然得厠珉玦于璵璠之末旣爲過望況有潤筆之惠以致信誼敢不感荷且市井間通墳索譚名理寥乎無聞雖藻繪亦僅僅矣江東大都翁張濁質之豪不爲少矣而以善詩名者予所知鶴樓田伯隣一人而已伯隣嘗從井筑州學詩敝社中以斯人爲一敵國而今也又得與賢締交詩筒往來月致三四幅則豈非吾黨大快事哉又聞閨淑亦有詩才鳳凰和鳴日夕不

絕想女中李杜與古名媛齊肩侍兒小鬟態度不凡  
 鞦韆之花琵琶之月唱竹枝吹楊柳莫非佳趣江山  
 外別有一內助而賢筆力益高矣此清福也盛事也  
 雖鶴樓亦將拜下風之不暇如予山妻樸陋目不識  
 丁除饋食裁縫外無復綦巾之可娛可謂孟光而德  
 之不耀者使梁景鸞不能續五噫出東關實坐是耳  
 寫至此又不覺發一笑此二笑不忍自棄遂呈之以  
 備一粲不知賢果拊掌乎否初予在東都有垂裕堂  
 八咏諸體及宦播改作  
十二景七言絕刪  
 舊作不入選云

與桂川貞輔

嚮聞土岐侯嘗延禮足下執經問道有學而後臣焉  
 之志久之不屑就近又強之使足下幡然弗得已待  
 遇之隆期望之重庶乎古所謂師賓者乃知侯好賢  
 愛士之誠出於人一等矣而足下德行文學可以禮  
 麾而不可以祿羈而致也如此足下所識者無新舊  
 皆當欽仰而慶賀也美不幸適丁母憂以故不敢賀  
 然美與足下自髫相知申之以令妹於美有嫂叔之  
 分故美母視足下猶視不肖也雖既歿遺言猶存有



欲一爲足下道以致惓惓者雖儼然在憂服之中而不可已焉美母小識字喜言道理嘗與美語及足下事曰汝雖窮居幸有兒卽亡兒梁田氏之族猶蕃不患無後桂川公長於汝二歲未娶公澁湛多智人必俟有祿乃娶焉吾老矣不能及也嗟乎天假母以三四歲則親見足下僕馬鮮明門闌喧闐又親聞足下與清流良家議婚媒妁往來合卺有日矣天又錫足下以其類使美不材有所售得升斗之俸攜妻子具酒肉親戚團欒偕在家庭翕合和樂以奉眉壽萬年

之慶則平生之願足矣世固有老健及八十八優書米符者嗟乎天何慳千百日之齒而不假也母又謂美曰桂川公中歲之京從師勵學文行大進聞其言望其色真溫然儒人哉寡尤寡悔之道或可以企而祿在其中可知已汝爲人率直不自重少筮仕動不惜福輒軻蹉跎竟至今日汝盍見公賢思與之齊矣丁寧告戒引足下爲模範每中夜念茲悲恥交生五內如裂美居恒見吾黨之取青紫晏如不以爲意一聞足下之得志竊歆羨以爲不及也美雖驚下而匪

夫眩輕肥而朵頤者比但羨足下文以貴物行以繩  
 已修其天爵而人爵至果有副先妣之言矣夫足下  
 有祿而無嗣美有子而無祿先妣豫以斯二者為憂  
 足下天性慈祥視美母猶視所生也昔日愉婉之色  
 卮匱之貽細心誠意雖美等晨昏侍膝下殆弗如也  
 今焉雖母歿足下豈不泫然於斯乎他日官成業立  
 之後必得好逑又必有賢子孫蟬聯不絕使足下祖  
 先享其遐福如先妣之所慮是祈美與足下學術淵  
 原雖異而所以遵守五教行已有恥之道則固未始

不一也而又責善輔仁切切惓惓如足下蓋無幾矣  
 矧母氏面命之訓有羹墻在乎美辭不修足下刪而  
 修之誠不立足下翼而立之此不特足下之賜乃先  
 妣之靈憑足下以教誨焉者然耶美必能虛心以受  
 可使足下樂告而不吝其言也果如此矣文之與行  
 小有所進以得免與夫詞人才子流蕩恣及落魄江  
 湖者駢首而居焉則雖不為諸侯見一用老死蓬蒿  
 下固所甘心使先妣之靈聽之亦可以忻然有所慰  
 矣何必屑屑乎遇不遇哉然則美之于祿與足下之

求嗣天之所命不可得而必焉而得配也正已也二者乃爲其基而不可闕矣此母氏所以豫憂而非一人之耄言亦古聖賢之遺訓也是以敢爲足下道且以自警泣血未止臨書茫然恐有語次不倫觸犯忌諱俯乞憐察

寄靈空師

不佞欽龍象之德望久矣近因侍者古雲獻詩奉謝賜自書蓮國寶號乃又辱酬之以法藻其度人之仁慈莫非教也不佞旣業儒闕里經菑欲紛綸而未能

也況於祇林貝文浩浩玄理淵淵者乎生有涯而學無涯萬不可企必矣特有一綫因緣如藕絲不斷而於夫一大事未嘗慙乎懷是爲幸耳不佞少在東都參少林寺中華與二三禪伯游當是時血氣未定動爲花酒所祟不成居歲餘會觀袁石公西方合論忽爾如有省乃欲舍鍼礪觶鞅諸所有而唯是佩焉然而慧業之習日濫月熾于東諸侯與鄒枚鬪材又尚以罷歸扮社桂玉屢空所謂菩提心者幾乎枯矣近歲賴天之靈息肩赤鎮教授餘閒似有可償初志者

乃始讀智旭宗論旁及性學禪易諸書遂得染指楞嚴彌陀二經於是乎躍然喜曰有是哉旭本吾黨也一旦披剝歸命金仙猶尚惓惓乎義文鄒魯矣夫表必有裏裏不離表經必有緯緯不豎經孰謂章甫逢掖不可以入無上道乎章逢或章逢之披剝或披剝之二者非人所能亦因緣也何必拘拘乎其跡之究旭師乎旭師乎寔獲我心也哉不佞所以自靖而不貳焉者如是矣而晦養韜藏未敢與外人言也唯以尊宿慈愍懇至不敢不告故及此嚮得即心念佛義

玩索久之乃陳蠡測以贅其後今附便呈左右伏冀千萬垂誨

答滕鳳陽

嚮貺書當即答謝孟春多冗幹淹滯至今恕亮為幸審承去秋來伏枕氣體萎蕩既愈猶未愈也此髦士初年通患不足深慮但涉歷官學為風日所暴射久之乃可以鞏矣美二十四五時善病病輒骨立如野鶴爾後四十年得保中壽於今日亦一徵也令弟阿萬筮仕丹近過吾邑辱枉駕敝廬立談間眉上黃氣

鬱勃如也度棣萼聯芳春衣絢爛使都下相傳稱嘆  
曰滕家有蘭玉焉必矣美性踈嬾不勝簪裾本鎮仁  
恭不陵下特憫年老又益俸若干得鶉禾於不狩不  
穡可媿已老馬反爲駒一寸丹心可以不失道乎則  
吾不知也

答瀨維賢

僕嘗見印行唐詩正聲雪堂燕遊艸其跋皆自吾子  
竊謂昭代奎運大亨介胄化爲章逢固不異維賢  
氏一書賈耳得握牙籌守阿堵足矣乃能奮蜚其中

翱翔藝圃蓋賢而隱者邪近因滕鳳陽賦詩諭以童  
嗜詩通刺海內諸名士倡酬阜積唯於僕也不得桃  
瓜相投是憾其詩樸而暢若率爾不經思者想其鳴  
鉢刻燭一日萬言未嘗見其窘也自非童嗜詩數十  
年之力孰企之於是乎愈信其非凡儔矣抑聞吾子  
夙執鶩掘河誦鄒魯古義又得踵幻幻菴時侍禪榻  
東涯先生經明行修不墜家聲靈空師僧中老驥是  
於世出世二者泰梁焉依禮樂之與乘戒性天之與  
菩提涅槃何求不可獲何爲不可濟料必能立志卓

犖不屑藻繪自畫又惡夫街道學以盜名者乃反于  
 譽於詩網網之非網以網其錦已佗日即得薄遊上  
 都邂逅西陽必當燃犀玄淵使水怪無所伏也能期  
 為東道否拙咏一首寄謝毋吝再疊惟幸

答湖玄室

賢賢知也敬父執禮也知且禮故陶成而不苦窳矣  
 古之道也叔世子弟儼佻逞才陵物雖有夙慧不能  
 內焉欲弗潦涸燭燿得乎是芄蘭之詩所以作也今  
 焉子從銀臺桂夫子而嚴事之甘檟楚如飴然而不

慊乃圖觀光四方以恢其度汲汲乎執鞭之不暇又  
 以予少筮仕濃與乃祖乃翁為同僚久而相敬雖千  
 里哉不敢遐棄惠然貺書并詩辭與誠俱于以見湖  
 氏之克家也世有規摹不啗不嗜訓以義方尚矣而  
 子能庇賴焉溫恭不恃力其所佩蓋有貴於鵠鞮者  
 在豈不美哉吾聞之君子之交以德不以齒以心不  
 以面德鈞忘年心契喪貌苟不爾駉駉之老胥踈齧  
 東家哭西家相其勢然也子少予四十稔若不可與  
 言而誦辭令審風旨觀其所晦育而煥發焉則儀刑

疑立殆竝老成人矣所以結驩異日者是已既觀之  
與未見蓋在不<sub>レ</sub>論矧夫銀臺視我猶骨肉膏我<sub>レ</sub>轂<sub>レ</sub>柅  
我航<sub>レ</sub>使<sub>レ</sub>我得<sub>レ</sub>霑<sub>レ</sub>升斗叨<sub>レ</sub>司<sub>レ</sub>黨庠職之由子之瑟既於  
其門矣敢不<sub>レ</sub>和諧夫和之屈也神至焉武播雖阻且  
長鷄膠膠聞<sub>レ</sub>一巷今而後子之文章若解經若論子  
史若詠嘆風刺毋吝<sub>レ</sub>郵傳為幸顧予老矣莫能為也  
一有後生俊髦以古道自處如子者輒忻然謂皇天  
生材不<sub>レ</sub>置<sub>レ</sub>榘柵僵豫章茂吾儕可以營菟裘而老焉  
冀夙夜弗懈以有成也助哉

答川光遠

不佞一出函關東都艸木禽鳥尚可思也況於舊識  
又況於小友如賢乎但恐青年豪俊不屑與老朽交  
寸帖隻字亦不可得矣不圖十行手簡千里問訊如  
是也金蘭友誼敢不<sub>レ</sub>感謝記日同雨芳洲飲宅博士  
亭會岡玉成等諸友至酒數行譚鋒競起四座風生  
賢方<sub>レ</sub>卍角趨<sub>レ</sub>隅而坐時出<sub>レ</sub>冷語輒<sub>レ</sub>驚<sub>レ</sub>入<sub>レ</sub>其<sub>レ</sub>了<sub>レ</sub>了<sub>レ</sub>不<sub>レ</sub>讓  
孔文舉矣今屈指已六載雲卷泡散可不<sub>レ</sub>嘆哉不佞  
今年五十一衰白倍疇昔眼無鏡燈下不可<sub>レ</sub>讀<sub>レ</sub>花酒

裘馬百紛華泊然無所營又日坐臯比教授邑子弟無他事擾心以故身不期繩檢而稍就規矩每中夜回視十年前粗心浮氣殆欲媿死辟諸武弁壯歲極驚悍長喙詈人滑手殺人及其遲暮熱血槁羸無所倚乃參禮知識長老聞一兩句千懺萬悔措身無地且夕念珠串誦經呪之不暇此固不足為豪杰士道而吾儕小人欲收尺寸於桑榆者勢不得不爾賢近聞不佞氣象萎蕪無復故態為可異是匪傳者妄也蓋人以藥又待我而我乃現菩薩身耳雖然鷹化為鴉其目尚赤不佞恒以是為戒賢謂之何

答岡千里

足下關西古學不待護園而興者比時賢臭味自別不問而知其不肯苟交也不佞海邑耄夫龜鼉魚鼈之與處霸氣索然盡矣特有拙集鋟行一聞姓字于左右既為幸又辱貺函教過望殊甚不佞嘗謂亡論古學閎奧雖傳奇小說自非細心如紅女縷縷注精神者不可讀即讀蕤賓缺不躍池中矣曩見家語補註又因師麟得毛詩補義三四弓已畢業乃驚嘆曰



何等慧胎降寧馨兒當今細心儒生必斯人也每逢  
麟公譚輒及此足下聞之不逆詐不億不信率爾以  
爲海內一知己諱快士哉快士哉顧狗馬之齒朝不  
謀夕欲聚首萬卷樓我讀而爾聽爾讀而我聽漸入  
蔗境爲畫龍點睛得乎是可憾焉耳書當卽答會患  
疴伏枕彌三旬二豎雖旗靡氣息尚奄奄無力操觚  
以故稽滯至今不敢故爲懶態以自高也恕亮是希

答滕元琰

海內髦士如公等富春秋氣焰衝人不可當也不佞  
老矣亦唯固壘以辟其銳之務是爲上策以故近年  
來門庭無復青衿子儂佻乎鬪藝矣不知我者謂養  
望自高其實踈慵無比尚以神吏奪錦欲不辭得乎  
客歲辱函貺副以詩欲答胡孫有故態不答恭不近  
於禮二者末如之何也已抑滕氏三龍伯暨仲乃秦  
而擾焉季龍蓋雲窟神品聞其名而不覩其貌今焉  
辱函貺副以詩是豈憇若秦視越然也遂和原韻寄  
謝昔齋藤實盛老益壯滌鬚髮荷戈血戰不佞六十  
七童心未變抗然欲與公頡頏菽苑鞭索相周旋不

使一介胄專美篠原也良可笑耳

與雨伯陽

丁酉秋僕於田東溪處得始相見酒酣先生語辛卯  
年韓使來聘事頗詳席上有拙作云鴻臚七載風雲  
色猶在先生醉後看先生笑而不答不知今年客館  
中氣色依然似舊時否顧先生之齒不爲不高矣而  
其肩霧露涉風濤萬里如隣豈不壯哉韓客和先生  
詩所謂老將登壇矍鑠哉者信然信然僕以今夏五  
月十二日抵赤石十九日坐臯比爾後舌本屢乾殆

無虛日不得出門一見海岳名勝時把鏡照面自覺  
村學頭巾氣已益然不復前日梁景鸞卽護老聞之  
必嘔酸水三斗矣先生嘗許僕呈詩卷于東華諸名  
賢請電覽曩在東都舊稿皆罹煨燼所記十二三咏  
雪五十八韻幸爲友人所攫去得無恙是特糟糠時  
所作不忍覆漿今繕寫敢奉托果有賴先生之庇得  
一冕言則區區之願足矣僕雖汚恥與夫卑疵媿趨  
因人干譽者比鄙意圖使吾豚犬成立後一觀之乃  
知家翁少數竒不能合于世處約忍窮十數年雖布

衾楮服在風雪中而其歌聲未嘗頃卒不為東華人所擯也又吾邑武弁有伊吹安雄者讀書史最嗜詩其作雖無師承淵原間有可觀數年前歿其子安致為人溫謹以孝聞近抄遺稿若干首請附此卷以得名賢題跋其情固有大于僕所為者乃不得已併煩左右若加憐察惟幸

答滕元琰

得五月念五書辱賜和梅花三首并芳薜二包感荷曷既聞足下惡夫詞藻家摹擬王李拾七才唾涎以

自珍者奮然欲藍本鍾譚創意放言傲睨一世可謂卓識哉雖然豹寫鷓冠信美矣奈非先王法服何是在蠻會閒公子則可以扇霸焰王客氣也士君子立朝廷入宗廟舍黻冕將奚庸足下盍及其本矣僕性好竒自總角不欲與鼠輩比肩人薰焉已猶之人鴟焉已烏之經菰之與文辭月遷年變詩亦從之初學宋歐蘓而下旁及放翁簡齋中學唐祖禰李杜緣飾以錢劉諸名家材識陋劣萬不可企退而學明甘為王李銀鹿除百年萬里紫氣白雪外無一開口何

厭心生生則惡可已也徐夜又袁波旬乘其釁而入焉蕩蕩乎不可反也一旦忽然悟其爲非則既桑榆矣足下英氣十倍僕其好奇亦不出僕下竊恐與僕同癖不可知其攸止也今夫善書者我能義焉獻焉邪則偶爾臨着山庭堅而我義獻自若也是於書法爲遊戲三昧矣詩之有徐袁鍾譚猶書之有着山庭堅也放之猶臨之也蓋不定不臨既定矣則華人可<sub>以</sub>臨倭人也詩放諸體也亦然不特徐袁鍾譚溯而奚囊西崑降而六如笠翁一性靈一手腕焉有不可

爲優孟者乎亦詩人之遊戲三昧也卽謂技癢不可禁而踰閑妄作自以爲得蓋天蓋地第一義則入地獄如箭矣可不戒哉往歲答信州湖玄岱東都鳴鳳卿書具懺悔之今寫二通附呈冀少加察

與穗文卿

東風入郊春蟬孔邇文卿文卿何以蟄哉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天或欲韜爾角曲爾鬚有所湮鬱畜藏而後發洩之乎不然無望之灾何自而至哉夫忍其小而安焉衆尚能之喫三斗醋面唾俟乾非大丈夫不

能也乃翁與美言亦唯是已處女脫兔不啻兵爲然  
士君子出處進退之道蓋有類乎此足下思之

上桂秘書

人厭炎歎炎歎亦厭人耶晨起涉小園竹梧間風露  
如洗想聞桂室秋香撲鼻朱簾綠幕飄搖乎有月中  
氣也今夏湖柏山又自松本來料每官閒聚首酒酣  
論海內文章波及不佞乃西指曰梁生三尺喙尚無  
恙乎卽在斯懸河滾滾矣大丈夫不屑尊鱸亦唯雲  
樹蒼茫不能見二三知己如公等之憾念茲飛揚殊

甚悵然不得不作思歸引也蛻巖集半部淨寫畢近  
日將授剗刷氏書賈放榜坊間聲言達于四方不知  
十月之交上梓否七十田舍翁何策何笠圖與通邑  
大都錦繡諸名家抗衡騎虎之勢不得下吁亦勞矣  
抑玄晏先生玄晏而爲玄晏玄晏之名自若所懼者  
覆甕之訾或不免耳墨一笏鎮二枚筆三握謹獻左  
右聊表微忱笑納維幸

答滕元琰

客歲僕夢登白山五葉坂有一大鶴立松下作人語

云天上再修白玉樓，豫選東土夙慧可繼長吉者，會  
平安，滕元琰從家翁在越，因徵之，遂巡未至，何帝  
從容顧羣仙，曰：漢劉恒不作露臺，人間且有慈儉，天  
子況天乎？乃止。以故滕秀才得無恙言未畢，懷然驚  
覺，既而聞足下果蘓輿疾西歸，嗟乎才子一厄殆矣。  
哉！今得書愈審精神漸旺，文思泉湧，倍疇昔，敢不賀  
社題抄錄一弓，令僕漫陽秋之，是同社賢奏上國，大  
雅誤延陵，我耶將九淵藏神怪，以試我犀焰，耶抑欲  
使我吠雪日而狂走耶？三者足下梁生爲梁生而

已夫詩評以評古唐爲準，近世評古唐盡極微，莫鍾  
譚若也。蓋鍾譚喪鍾譚參古唐而能不膠古唐，埴視  
廬山畫出廬山面目，可謂汝南家，翹楚哉！僕雖無似  
而所願則學二子也。第恐礪礪如線，不透楮背耳。又  
承足下阿國傳一生精力半在茲編，未讀已知其爲  
千百年風流嚆矢也。異日亦使老居士評之，則掃案  
藝香乃現，聖歎望如身而爲六十六州錦繡才子說  
法矣。僕少在東都，著二郎祭七娘文，五俠贊丙丁爲  
祟，隻字不遺紅袖，解僅存好事人，簾中今焉雞肋不

忍棄同禮樂兵刑暨菩提涅槃世出世二大文字上  
稗印行有日矣顧夫陳人腐學罪其不倫有唾而罵  
焉者足下於僕雖小友實一丘貉已能為梁氏左袒  
唾其唾而罵焉者而罵之是希

答倉友輔

不佞老懶才盡趣盡詩盡而批評詩亦殆弩末矣故  
除邑青衿外不敢以一言陽秋人賢謬聽因杜三楊  
氏願受教又辱書并詩別錄舊稿一弓請是正且有  
赫蹠薦艸之貺以表其忱遂使廉將軍不得不奮然

食斗米肉十斤跨鞍馬而示可復用也宜可笑已不  
佞性率直函丈中毫無人情每觀詩卷或文字輒為  
青白眼即有不愜意賈楚三折今焉賢業已非門外  
人批評之筆欲不繁密苛刻得乎勿謂赤石彈丸地  
梁生以夜郎王自尊不孫以為勇不知漢大也

答井謙安

不佞嘗聞華府關西大都會勝國時矜慎忮尚任俠  
流風遺俗蓋百年猶尚有臭云今焉得足下書并詩  
其命意措詞謙巽無所挾恂恂乎有古君子之色又

知與足下相驩有如倉岡二彥皆能不為廢著喪志以儒雅自喜卓詭魁壘非凡匹者於是乎竊怪三子者鈞是華也而其臭不存何居夫不患器之苦窳而患工之弗精此謂陶之道也重華忽焉歿矣而吾人靈臺萬古各有重華及而求焉則靡水土匪河濱也三子者其知陶之道邪不然何以為能變也足下既能變矣而又論以畿內風氣澆薄其人大抵不能執一而成是豪杰之所以罕出也顧吾曹定圃是爾自今而往欲發憤折節事不佞以弟子之禮焉亦唯晨

昏奉母氏為糈之伎為崇不得負笈而遠遊之憾嗟乎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而鑽仰之志則至矣夫知過而自訟遷善莫近焉知斯革革斯行幽谷不見陽昏闇如長夜即一炬以燭焉雖蟲螿歷歷可數也今也足下之谷炬矣何以論風氣為抑孝奉之與食伎不可一日廢也請賴置郵以問辨之麗澤之善不必在盍簪而在尺素中矣孰謂心交不如面交乎

答宮子蘭

辱貺書審承足下為君錦氏門人嘗知赤石有梁生



而欲見也尚矣顧滕家三俊皆與僕締交而君錦最爲友善足下既親炙焉視師執猶父執也則昔帆海而今通問矣敢不內乎足下讀僕蛻巖集半部其詩頗副盛意輒極口贊嘆見以爲頡頏天寶大曆間者又嗜學之甚不以絳帳爲自足謂老朽論文章別有一家言乃圖就而請正焉殆使人媿懼交生不知所答也僕詩赤石已前作大氏祖文長石公謔態之與犢氣相發動爲大方所譏彈故拙稿刪而弗錄十七八其他宿習淪髓不可猝變雉首屨身不免爲水族

笑已雖然當今東方文明三都歲鑄新集吾儕小人卽得乘其勢以廁乎諸名彥之末而異日有若干鱗若廷禮者出乃采百家而精選焉或使一枝片玉收入其中則終身之願畢矣固不敢建旗鼓以鬪技中原也然而足下品以寶曆間古才子推獎弗已是豈爲諛語以媚人乎亦唯視師執猶父執也之其所畏敬而辟焉邪抑阿其所好而不能認焉邪不然僣入非其倫君子惡之且夫文章實關氣運生其世也爲其世也朱墨之不相淙蓋無幾矣僕幼從塾師學

聲病驪偶稍長知屬文當是時學士家大雅不振辭  
 或鳩舌今也調不響亮脩辭不古色雖童子不屑也  
 足下幸及奎祥之秋又幸得君錦氏而師事之君錦  
 小了了大愈了了其詩也人尚高華則王李焉尚冷  
 澹則鍾譚焉辟如秦越人鑿周鑿齊老人小兒婦女  
 攸至易科各盡其妙也誠靈腕哉足下夙入其門而  
 宮室之美百官之富皆知之矣為優孟固可魯人學  
 展禽亦不為不可其材之成可拭目以俟也較諸僕  
 晝茅夜絢自立牖戶堂奧不鼓缶而歌有大耄之嗟

其轆如毛耳足下盍思之

清君錦初稱滕元  
 琰今改姓名云

蛻巖集卷之六終

蛻巖集卷之七

赤石儒學

東都

梁田邦美景鸞著

男 邦彙燮夫輯

記

瑞雲寺富山圖記

中尾瑞雲寺有富山圖實故御室法親王畫云王諱  
寬隆少善畫元祿乙亥春東之武都道出駿覽富士  
于時雲歛風恬芙蓉晴披王乃停輿瞻仰嘆美久之  
退而畫一幅忻然自得是行也野溝無量壽院亮激

法印扈侍側王顧而錫之瑞雲爲無量壽所筦寺會  
堂閣頽圯享保丁酉春主僧秀喜師再修明年法印  
饋斯畫以賀落成師大喜裝潢爲挂軸而寶焉今茲  
秋請弗朽於不佞美美不知畫而於畫之道則小有  
聞矣試言之夫畫者影也蓋人心如水鏡有物輒印  
焉乃畫之所由生也雷龍靈也夜叉天女幻矣必能  
監諸本注諸想然後可以影焉要之不如如有物輒印  
之自然也故善寫真者宿衲觀其禪定名姝視其態  
度俠烈以氣俊哲以德左右之面背之親炙全影而

貌之是不翅真巨而玉筍谷簾微而樸櫟英蕤必欲  
天其天者舍茲將焉賴王之於富山也果有是哉今  
夫使五尺童子畫山也苟凸其顛而冒焉以素勢如  
覆盆則有目者皆知爲富士矣孰謂肖之難乎蓋非  
肖之難也得其神之難也日王之未見富山也而畫  
富山者非畫富山也畫畫耳及其既觀也百千丘壑  
所雅結構蘊畜乎中渙然冰釋無一所挾腕與心化  
影與形合筆力縮衡濃淡極媚咫尺不爲矮萬仞不  
爲高雖王哉不能自知其至也此之謂得神不佞不

知畫而言畫之道也如此饒使王有不<sub>レ</sub>亾者而聞之則不知果許可乎否

橙樹園記

本鎮護軍真砂子性嗜酒多飲而不亂喜栽橙樹園無雜卉小大數十株率多名種每秋冬之交錦繡彌林豔彩媚人客至輒憑檻銜杯以爲樂以不佞承之文學嫻於歌詩也嘗延焉而觴于樹下請修辭以文之不佞乃前席而言曰子未聞西域調師子者乎方其紺眼星懸赤毛焰起拉虎吞豨勢不可當於是蕩

之以穠華說之以綵毬且銜且搏降洩猛氣乃可得而擾矣今夫勇敢疆有力之士有事則斬關擐旗箭瘡如蠶窠不以爲勞無則其氣鬱而不宣結而不融一變爲拗再變爲狠虐民猶邑而弗止其亦可謂人中師子哉方今海內清平寬永中天草妖賊釁鼓稔氛不復揚八十有七年于茲矣凡郡國諸爪牙志氣忼慨不<sub>レ</sub>忘喪其元者不得<sub>レ</sub>不以老死<sub>レ</sub>衽席爲憾也顧護軍口雖不言而其方寸則可知矣然能不電爾且不鍾爾聲唯麩蘖之需艸木水石之玩使夫雄心霸

氣日韜藏而不敢亢也故其事上也恭使下也寬慈  
 于妻孥和于朋友嚮所謂物狠之態泯然靡一有存  
 焉者豈得非紅葉之為綵毬耶世固有口誦孝經而  
 母取箕帚身學曲禮而紵兄之臂者子誠何人哉少  
 試劍騁馬未嘗讀書聞道焉而其柔以自牧剛而母  
 虐也蓋得諸艸木水石之間矣烏戲孰謂玩物喪志  
 乎是若宜贊然也遂歌古風而諗之

莞彼橙兮維葉蒼蒼肅霜既降厥朱孔陽

爛彼錦兮爰賁中園迺牀迺簟桂醕朋尊以燕以虞

祖禡笑言

鞞有絲革佩有韋弦矯矯武夫聊樂林泉克柔克剛  
 永言終年

雲蒸石記

凡州郡諸村每部無小大有伍家二者一長而又置  
 大長一人以筦衆部其管內讀法行移糾姦慝審告  
 訴及租庸之分梁杠樹畜之事必咸與知然後聞諸  
 縣令其位雖卑民之利病良苦庸于我矣可不慎哉  
 姬路播雄鎮視佗邑為劇故地方定額五千石有大

長沼田氏乃其一員少奉職堅直不敢私正德末以老辭使子親胤代乃經營一室爲宴息所園植花卉几席屏障楚楚然又稍畜茶具畫軸諸佳玩以爲樂嘗得一拳石其顛白可二三寸左右夾以黑盤紆蒙籠之狀駮駮峇峇之勢宛然竒峯也近函其石托密藏院主僧慧印請余命名爲之記余一見而笑曰雲哉雲哉蘓長公新城道中詩且嶺雲爲絮帽今夫石顛之白可以當之命之以雲帽足矣旣熟視其黑以夾焉者岫而如搖曳乎其間乃雲也豈得非所謂無

心以出岫者耶沼田氏知止勇退不爲簿帳所累蓋有聞其風者命之以岫雲可也退而又思雲則雲矣而冒絮一老嫗具耳彼無心亦世與我相遺者所樂觀而於道則未也夫雲山川之氣陰陽之翕雨澤所由生也萬物所滋潤也傳有之曰山雲蒸柱礎潤蓋言感之速也夫蒸於千仞之上而潤於千仞之下非形也氣也况人心感通之機不行而至者何如哉苟有仁慈於己而其充也藹然其發也油然無復殘忍慘刻之私以戕賊焉則其利人澤物也必有不可禦

者矣藩主柳原侯夙有仁聲而叅佐吏將暨郡邑百  
執事僉以其能否舉措之一以憂民爲政要沼田氏  
立其下位宜揚德意也久矣身雖旣老心猶疇昔又  
克誨其子以幹蠱則舍仁慈亦將奚依烏戲雲不蒸  
潤不生德不慈施不普盍觀諸石以自警且戒其子  
孫乎乃命之曰雲蒸抑聞沼田氏崇浮屠者浮屠之  
教以慈悲爲萬行首若夫驕而不謹度非慈也吝而  
不恤災非慈也羅包苴舞文法非慈也利兼并漫經  
界非慈也苟此數者弗除雖持齋誦經救蟲豸放鳥

雀日勉焉不已亦僅僅利益耳較諸慈德雲蒸澤施  
甘雨者固天壤矣斯言也倘不信則試就印師而正  
焉

輪田崎記

兵庫東浪華西赤石其間名勝以十數而輪田崎爲  
最善崎一小洲而面瀛背嶽鬱然粲然衆美之鍾莫  
是焉甲也有蘭若曰隣松院其北有輪田神祠蓋祭  
天御中主尊云寬保辛酉春院主台運師函地圖  
暨神祠考一与某某詩若文因吾邑太山寺淵公托



予請按圖據辭爲之記考乃井上篤好氏所撰登古  
通今鑿鑿可徵也吾無間然矣某其詩若文亡論膚  
淺陋劣屢首晃趾徃徃不成語讀未畢輒投其卷而  
嘆曰天下名山水不言而閱世卽蒙之以不潔恬不  
誰何故有妄人者來而鴉噪乎斯鳩舌乎斯揚揚有  
德色不知窈冥之中山靈水伯睨而唾之欲投昇豺  
虎龍蛇也可不謂愚乎夫兵庫舟舶之所輻湊賓旅  
之所盤旋士而韻衲而慧負濟勝之才者蓋有之矣  
我 天尊明明在上盍得其人以翼贊張皇焉而整

使二三乳臭子爲名勝貽辱至於此極也噫山水之  
一厄哉予嘗讀柳州五嶺諸山記其所謂鈿鋤潭  
袁家渴西丘石渠者最爾泮埜耳一旦柳子搜奇剔  
秀萬狀駢出殆與台蕩爭衡矣不然惡水之陰毒卉  
之叢亦唯射工沙虱之良雖千禩乎穢墟矣今焉斯  
洲也不地僻不道紆不搜而奇不剔而秀辟諸堂挂  
畫軸坐觀臥遊乎其旁矣而其名勝僅寓古國風中  
未嘗聞握管揆藻以接武稱者也異夫夫天之於山  
水也風煙氣象亘古今而無盡其於人也生才亦無

盡矣抑山水之與才子或遇或不遇有幸不幸而其  
 不遇亦竟歸于遇乃能傳播於天下後世也故輪崎  
 之色不為鴉噪鳩舌減尺寸而海內諸彥晉替楚隆  
 鸞鳳之音聞朝野佗日必有陶謝于士貫休靈一千  
 衲取道兵庫偶爾過松院坐軒牕以縱目者矣果如  
 此則淡島武庫摩耶兜山諸峯森列左右滄波白鳥  
 風帆上下皆入其殼而無所遺也崎違赤石一舍予  
 以薄紵不得擅越境按圖熟視蜚揚殊甚乃罪夫妄  
 人據非其位竊弗朽之大柄敢瀆山靈水伯者而論

之若夫采其風煙氣象而翼贊張皇焉則非既觀不  
 可予雖不文願秣馬膏車以竣

松平賢忠公墓門記

賢忠公墓在人丸山月照寺寬永中公鎮赤石王子  
 村父老伊藤善大夫道親秘開王子街公善之乃賜  
 宅五畝十一步不稅副以券世守母替公卒迄今茲  
 享保癸丑一百年道親曾孫重次郎相慶乃因主僧  
 請有司牆墓且門焉蓋欲示子孫以不忘本也

瑞雲寺挂軸記

士大夫僉稱當世浮圖率不甘枯寂媚權貴射聲利去賈豎其間不以寸此其習云寬保辛酉秋九月我侯夙駕游乎郊歸憩于瑞雲寺主僧秀喜師趨而迎立于門外拜在臨之辱乃奉以野蔌山肴牀席器皿赫如也侯驩甚及夕而罷既命賜狩按幽畫維摩一挂軸師大悅佗日來請不佞美記其事美與師交十數載其爲人淳愿持律精嚴老而弗懈且其土距浴僅十五里樵漁之與栖嘗謂其枯寂不媚權貴不射聲利卓爾特立者蓋斯人也今焉接大賓以飲燕席

必綺器必玉又拜其賜忻忻然有喜色若與當世浮圖不異然何也僧有一袋一錫戶不關綻不補飄飄乎獨鳥片雲爾生視王侯猶視褐夫者其品非不高矣即使其筦伽監待檀越福力有餘佛燈緝熙邪則吾不保也昔遠公論沙門不敬王者固爲古賢範亦能戒乘相濟慈覆衆生諸天善神圍繞擁護如遠公則可不然大人患小人疑法堂前艸沒百尺不爲狐狸獐狝所噉者蓋無幾矣秀喜師能量已爲可繼不爲苟難混跡流俗寧受譏嫌而不辭不得已也且夫

州郡民人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凡食其粟飲其水依其庇廕謹其制度雖僧道婦女莫非臣也由是推之師亦亦鎮一臣哉君臨我我乃奔走供給或不獲於君是懼若有賜則拜舞而藏之孰謂非禮乎是舉也於世出世二者不為悖矣不可不記也遂書以贈

### 琴泉居記

琴泉者何匪不琴琴不泉泉而信肖於吾竅以一其貳也惟其湍之與絃相值而成聲相鎗而成音鏗鏗

焉泠泠焉不可知其為孰影孰蛻矣此謂神竅菱田子嘗過空同之麓倦而息乎樹其旁有泉又有琴在其石上夜半泉謂琴曰爾鳴以人不以天人弗鼓雖千載能不啞乎琴謂泉曰爾峽而谿谿而澗石激之風戛之而後善鳴亦匪無俟而自韻也二者胥詬爭弗止湍咽絃欲斷菱田子忻然笑曰刺虎者卞後無聞乃兼收而并獲之以命其居

### 筏喻石記

及岍矣筏無所用也世豈有沒齒頷頷盪諸陸者哉

抑亦所<sub>レ</sub>有真假真也壹假也罔極昔之所<sub>レ</sub>非今之所<sub>レ</sub>也既見止既觀止我心則降卽不爾視筏猶父也漆雕開植梨橘柚備嘗之矣故曰吾斯之未能信遽伯玉五十知四十九年之非六十而六十化善財參五十三知識臨濟七十二悟玄之又玄夫一筏消一筏長所<sub>レ</sub>乎所<sub>レ</sub>孰能知其攸極也播人慧目師之於石也蓋有類於是江之水口驛有川曰橫田其左右多美石藍黑色跌可五七寸高稱之其雋而奇者可以爲研山亭保己酉秋師至自勢取道川上乃與一奴

揀索久之得二枚既行未十步會有石入地者半因顛測邸發而滌之果尤物也師大說輒棄前所得不顧而去蓋其得二也所<sub>レ</sub>不所<sub>レ</sub>疑信相掣及後突然得一也心自慊謂所<sub>レ</sub>在茲矣安知非前之二不爲之筏後之一不可以爲所<sub>レ</sub>也又安知非後之一亦不復所<sub>レ</sub>猶前之二之爲筏也石之道於是乎不可畫矣夫觀一拳石而天下之道可知也師之學始于禪中于台終歸密律而後已其跡如筏禪台而所<sub>レ</sub>密者矣而其實禪也台也密也三者各有筏所<sub>レ</sub>非禪台皆筏惟密

爲之岸也古德人固有出禪而入教者亦有出教而入禪者出斯舍入斯取筏云岸云其機如此苟曰禪台皆筏惟密爲之岍也則膠矣師豈其然乎美未聞毗盧奢那之法其果甲於禪台與否不得知也語石之道不可盡而及學則有焉美請命石以筏喻可乎師笑而不答

登鐵枋峯記

壬寅秋九月四日余與速水大屋二生及兒萬虎買舟指須磨而往須磨距赤石水陸各十八里陸乃走

兵庫道舟行沿瀕而東地勢抱海負山而鐵枋峰甲諸山其麓有三谷自東當第一者曰一谷實壽永之亂平宗盛等所據要害處攝播之間有小溪曰界川川內百餘步有梅一株秋葉盡脫古木槎牙相傳梶原景季臨與平軍戰折花挿簾世所謂簾梅者因命其地曰梅鼻鼻方言猶曰觜川東僅三里有平敦盛墓建浮屠氏五大輪石塔高數尺石面有字隱隱不可讀又聚沙其旁爲小塔百十蓋婦女豎子輩弔古者之爲耳自墓而東直行一里左折入福祥寺門前

有大櫻樹所謂若木櫻者國訓若讀爲弱舊幹纒死  
新葉復生雖經數百載夭夭有穉色故號弱木其四  
旁有厲不許闌入擅折寺置觀世音其背有敦盛影  
堂影乃繪畫介冑跨連錢馬畫法陋劣不足觀熊谷  
直實所親寫云其餘曰小櫻鎧曰青葉笛遺物數品  
不可信但野史所載雜劇所演爛熟人心且夫淡妝  
纖眉如閨媛宮娃者五百年猶且莫也過其墓觀其  
蹟不得不悽愴焉色之薰人甚矣哉寺南有鐘樓樓  
西南有徑通一谷谷中皆白沙廣率容兩軌左右斷

崖赤壁如削松大小千萬本蒼翠欲滴西有丘陵而  
坦曰內裏乃 安徳帝行在所也平相國罪惡貫盈  
上天殄滅其子臣雖挾 少帝守 寶璽驅十五國  
新附之兵以薄上都欲一恢復而其勢不可復振矣  
遂使幼冲無知之主罹斯百凶如迷失子女轉死溝  
壑無所歸於戲戚家大臣關係邦基者可不懼哉自  
丘而北上路窄狹下臨深谷紅蕙碧荔與石縈帶澗  
水漉漉鳴行可二百步有怪松號鐘縣松相傳源義  
經襲一谷道出山田邑辨慶入邑中寺挈鐘而從及

將卒繼山下乃縣諸枝鼓之云松大二圍虬龍屈蟠  
翳障日其蔭可坐五七人自松少左而樵徑益盤  
嶮草篠矮脆無可攀援徃徃蒲伏而上乃鐵楞峯也  
其顛東南臨海下視無罣是日也風息浪穩澄藍如  
熨帆影近遠凝然不動高野葛城凡南中名岳高低  
迤邐彷彿煙霧間摩耶白旗諸峰連壤接界皆可俯  
而撮其髻矣既而夕陽春溪風震林木凜乎不可居  
乃抵舟中鋪啜叩舷酣呼而歸夜將二鼓矣余少宦  
美濃登巖戶山觀養老瀑布後以疾辭犇走衣食干  
東都十數年今而得伸登臨之志可不謂有幸乎遂  
記其槩以示同游又欲以夸東都故人有濟勝之材  
而未得一丘一壑者

前插花石記

寶也者不唯昆吾荆南是貴齒角羽毛花箭木石旁  
及鷓鴣之蠡桃笙之裂凡輪囷盤錯礪磈蹙縮奇文  
彰於形色者可以舍不可以舍焉而寶於是乎在苟  
知寶可寶而不知不可寶之可寶則隘矣本鎮監察  
官田子其知寶者歟田子嘗之海上有野人餽一石



邱園二許尺長半之上有三支鼎立枿中可以停水  
鮮斑斑附腹鬱爾古色蓋百有餘年物云田子一見  
大奇之乃受遂寵諸室插花于三樸而萃醜而斐雖  
周鼎紀獻不讓焉田子果知寶矣夫良器物之寶也  
賢材人之寶也田子爲人個儻不拘細謹浚沈有機  
智度其知賢猶知寶也夫中固賢也狂豈不賢邪必  
選其中而舉焉則天下無人寶也久矣郭隗燕國瑕  
人也昭王乃遇以瑜禰衡天下瑕人亦天下瑜人也  
愔乎曹公鍛翼黃祖醢肉段使二主善待之若田子  
於石也則焉知其非漁陽三槌金罍相望隴禽化爲  
岐鳥乎噫寶之幸不幸危矣哉抑聞之監察邦之目  
也卽不明人賢否事淑慝成敗曹不可視也今焉田  
子之眸不眊庶幾乎弗曠爾職矣吾觀其獲石而卜  
之或曰田子不貴相不阿世其象蓋石而怪者我君  
與二三大夫乃登而庸焉其亦可謂知寶者哉

後插花石記

播人愛石最愛研山士民僧道就美請銘暨贊不爲  
少然其石品不高韻不雅謝而卻之必得其可以爲

奇者乃筆焉以故石各奇而吾友田氏插花石爲其  
魁美嘗爲之記元文戊午春會攝鑿佐佐木子自但  
州歸道出敝邑過田氏宅飲旁有插花石熟視而嘆  
異久之田氏笑曰子欲之乎吾家又有一怪石卽比  
而較焉難兄難弟矣輒載諸托以授之其色灰黪其  
象爲梭螺爲朽獸骨安焉可以代插花瓶縣焉可以  
當插花船果一奇物也木子忻然拜受因請美爲文  
以志之夫物以類聚物之情也田氏石固奇矣而田  
氏爲人也恢諧玩世不屑禮俗其奇有甚焉者奇奇

相合而愈奇今也分其一以與木子不識子亦有奇  
稱其石者乎不然授非其人矣美聞之木子學鑿於  
艮山藤先生先生儻扁倉卓薛汪灸艸燎原熊膽如  
薺蓋鑿之奇者下士聞而笑中士駭而疑唯上士能  
信能學焉木子其庶乎石誠得其所哉夫浪華亦一  
大都會軒閣園林碁布畫軸器皿百爾寶玩盈牀溢  
庫每春朝秋夕雜賓翕集變童名妓佐酒艷氣撲鼻  
是在蕩冶子爲紫府瑤池矣於吾黨也蜚鴻耳浮雲  
耳當是時亦惟槿籬茆舍與同調奇侶微醺清譚几

席無塵茶鼎初沸乃得花艸一兩枝以捕于斯移山  
野于目中優游自適舍木子其誰也

爲糈亭記

梁蛻巖曰大史公有云鑿方諸食伎術之人焦神極  
能爲重糈也說者以爲罵而激之非情語也予竊謂  
不然無恒產而有恒心今之士蓋鮮能久矣其習雖  
師儒不得不耒耜筆舌況諸食伎術之人然其業弗  
精不售心弗孚不信重糈無自而至矣仰不足以養  
父母俯不足以育妻子何暇修仁義哉故曰爲糈乃

所以爲道也佗伎姑舍是司命爲天下大任蓋藥成  
於天而定於聖方勦於聖而合於天微以洞顯有以  
竅無上池水高矣垣一方藐矣伎之至難者孰如之  
夫審藏之衰王監病之原委可以補則補可以瀉則  
瀉決生死如指掌鑿之麟也闕藏之衰王測病之原  
委尚補而不姑息尚瀉而不剛復言死生雖不中不  
遠鑿之豹也不能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居之不  
疑自術謂肉骨自我始鑿之鼠也麟不可得而見矣  
滔滔者皆鼠也焦神極能之伎其在豹乎故善學焉

者不患不已售也患業之弗精也不患不已信也患  
心之弗孚也一旦慨然自奮曰翁張濁質至賤矣亦  
能殖貨鑿而長貧困非夫也乃能冠冕軒岐枕几劉  
朱修製必式劑量必詳星言往星言及人一之已十  
之終歲孳孳無厭色此之謂豹變然而糈不至者未  
之有也吾邑今井隆菴生之於鑿也可謂希豹者哉  
父道伴氏農而鑿屢在南別符村及伴沒生能繼其  
志而益恢之婦人則陳嬰童則錢鍼輒爲鍼人瘍輒  
爲瘍家未嘗執一而廢百也又健步日八九十里如

訊東隣有迂以籃輿者謝而卻之非大寒暑不敢乘  
以故邑中外無貧富莫不樂迂生者每旦乞藥出入  
肩相摩居數歲藏鏹且萬乃卜爽塏室堂輪奐又有  
嘉樹怪石賁其左右性好潔動必箕帚軒牕間楚楚  
然也生嘗從予聞道頗通藝文於是延予爲上賓而  
觴焉且請命亭爲之記吾聞之慎終如始敬之則也  
夫懲義吹藿猶之可矣過咽忘熱者必及也齊桓忘  
莒故六嬖如夫人孔壬在側篋夷吾忘纍臣故有三  
歸反坫驕佚累惠斯事雖大可以喻小生旣富矣必

能勿忘窮廬不得志時則橐囊積倉皆可保也苟不  
然糶之路塞矣殆哉因命其亭曰爲糶遂論致糶之  
本也如此儒者率譚仁義恥言利今焉予乃語吾子  
以利詩不云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  
求吾子退而思之果有知我矣

大澤住吉遷宮記

播州加古郡大澤有住吉祠其地僅千貳百步無  
神田且民嵒窳不得及時繕葺月頽歲圯里長大迂  
定之氏竊爲之懼欲求田以充其費而未能也祠東

有池池上閒地若干步嘗圖遷祠于斯墾故址爲田  
收其入邑人不肯又有沮者享保六年辛酉春三月  
命男彌七郎齊戒沐浴入神帳古察籤決志願成  
否果吉舉邑嘆異於是因主簿粟田某杉本某告縣  
令片岡久代二氏荐請弗措冬十有二月遂被允乃  
大喜即日鳩匠石經始明年壬寅春落成夏四月六  
日遷宮乃懇故址爲神田云予謹察神祇令曰凡神  
戶調庸及田租者并充造神宮及供神調度蓋宮帳  
不清則鎮無以安調度不備則飢無以歆雖有神將

何以福民人乎是 先王所以爲國之大事克寅克  
畏而不敢儉焉者也叔季正道微淫祠興尚以伽藍  
櫛比金碧焜耀雖大都祀典或闕焉況窮陬乎其弊  
殆使神靡攸馮民喪厥庶致水旱灾沴而不止也是  
在長郡縣者所當憂而簿書期會機務繁劇知及之  
而仁或不暇施也今夫大澤一瘠土也里長一野人  
也卽作環堵之室茅綯升屋且尚有違焉得新宮廟  
供祭祀哉然而壹心盡力不敢怠弛卒得民從吏聽  
以成之此無佗誠而已矣嗟乎誠物之幹也夫累卵

九焉握レ而戰栗而能成之者豈非誠邪定之也少  
醇謹老益堅直不累於名不撓於利洞洞乎唯神之  
崇可謂誠矣宜乎民從而吏聽也於是乎知藐矣穩  
原餘波及播 神垂冥加于乃躬大有年于乃邑謳  
歌 三筒之德而不衰也元文庚申秋七月赤石儒  
學梁田邦美記屬予記之日距遷宮十有餘歲蓋其  
人勞而不伐以故淹滯至今云

林崎渠記

林崎莊內諸村田水不足有池矣而不停豬以故苗

不<sub>レ</sub>碩<sub>ナ</sub>小<sub>キ</sub>旱<sub>ス</sub>輒<sub>レ</sub>不<sub>レ</sub>登<sub>ル</sub>百姓疾苦久之明曆三年冬十月  
野野上部代官和坂村伊藤次郎右衛門及莊屋和  
坂村甲谷五郎兵衛伊藤傳兵衛鳥羽村岬本善大  
夫林村伊藤六兵衛隅谷七兵衛石井六郎右衛門  
小網喜兵衛東松江村實安傳右衛門西松江村崑  
井三郎兵衛藤江村神足多兵衛伊藤次郎右衛門  
胥議圖穿渠引赤石川上流畜水於池以利漑漫當  
是時和坂村有工師山崎宗左衛門者頗善心計測  
地遠近高下以爲可引押部川入西戶田村中開口

歷印路村中村上津橋村注平太口乃疏狀上故鎮  
公松平山城侯請興人徒就渠因遣有司審問伊藤  
及甲谷岬本等僉曰渠就水不注罰我以嚴刑不悔  
也遂立約錄呈乃許之於是穿渠自中開口抵平太  
口袤二千九百五拾六步廣五尺以翌年萬治元年  
戊戌夏四月成果水不填闕池物禾大熟渠成三歲  
上下賴其利侯甚善之每歲給功千夫糧十斛脩溝  
堰不廢壞其券見在和坂村又以宗左衛門特有勞  
令子孫爲嫡者免治渠役券在其家焉嗣君日向侯

時寬文十一年辛亥秋鳥羽新田莊屋崑佐三右衛門請引林崎渠于其邑遂穿渠廣加於故二尺合爲七口水利益饒侯乃以券賜伊藤及甲谷岬本等十三人中谷新田五段九畝拾四步充林崎渠之費且命異日得替之後汝等聞諸本鎮世世勿絕云寶永四年丁亥夏四月吾鎮公松平武衛君以林崎渠於民便欲引水溉西浦邊野野上二部旱損田乃設新開口於黑田村渠廣加於故三尺穿自平太口而下是爲新渠又於平太口分定水口爲故渠六尺新渠

三尺中疇四尺一寸六分乃令新渠諸落出修開之費三之一渠事無小大一以林崎爲準使莊屋爲其保納券有司乃賜其券於勅故渠者繕治伏樋溝橋以石命黑田常本西戶田印路中村上津橋六村民自今而後勿有生事以害水利云其券亦在和坂村爲是歲甲寅秋和坂村伊藤治兵衛鳥羽村岬本清右衛門新田村崑佐三右衛門林村伊藤彌兵衛小川德左衛門伊藤善七郎東松江村大喜多善右衛門西松江村松尾五郎兵衛藤江村山內三右衛門



伊藤利八郎諸莊屋請邦美爲之記且告曰斯渠也  
山城侯興諸前武衛君弘諸後二賢之仁民也深矣  
不可以不傳焉邦美旣善其報德之有誠又信王政  
樂利之果不可誣也於是乎書

題跋

題靈空師卽心念佛義後

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三者學射之度也不特  
射爲然百技藝各有其度苟無度欲其業成得乎空  
公教人卽心念佛亦爾其言曰修佛法六道中人爲

最上而其人道心云者卽孟子所謂惻隱羞惡辭讓  
是非佛家以爲不殺不盜不邪淫不妄語是已欲念  
佛者必當擴充此心而乃能觀持焉此之謂念佛之  
度也邦美嘗見陀師說曰衆罪如芥六字如帚不患  
有罪患不稱名也以故其徒亡緇素男女概岐心與  
佛而不一著五欲犯十惡恬不之省不失所謂人道  
心者蓋無幾矣悲夫今也天下之念佛者一旦信公  
之教百懺千悔以謹其度則在家忠臣孝子慈姑聽  
婦出家不憚人不矜已不誑檀越不利募緣耐無校

花之臭房無梵嫂之穢焉果若是也彼听之到不到  
姑舍是必保其為閻浮提善人矣矧其念佛亦惟即  
心之務金聲之以不亂玉振之以不退久之質直柔  
輒之德藹然益乎面背枳棘變為七寶闌楯雞鳴狗  
吠化為迦陵頻伽之音者不俟蓮邦而後見也度之  
有益干修也豈不偉歟或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人  
心之感而發者豈不亦緣影虛妄耶雖由是仁義亦  
有漏之善耳何足以尚是豁空之見非圓人言夫心  
一而已分而論之緣影非心妄心非真也合而論之

緣影即心妄心即真也其實分無可析合無可縫渾  
渾焉不見其罅矣辟如影非鏡而不得鏡影不自生  
鏡生影影乃鏡之有也故當孺子之入井也不啻凡  
夫乃惻隱之即大覺大聖如世尊宣尼不得不惻隱  
焉羞惡辭讓是非亦復如是迷而為緣影虛妄悟而  
為真心安有二其原乎哉又安有仁義非無漏乎哉  
公圓人以世諦為妙諦念佛必基擴充奚足怪邦美  
學雖膚淺篤信即心之教因叙前言書譚義本後使  
觀者知為空公左祖云

題田何龍十體書

西湖十景詩不知爲何人作其體裁格調蓋宋人也予兒時從野博士鶴山先生學聲病先生嘗命題以西湖十境與此大同小異中歲見西湖嘉話載吏蹟隱蹟仙蹟佛蹟凡西湖事而無所謂十景詩者矣今焉何龍田子以是爲十體書顧其有所受而然耶予學不該博爲可憾耳大抵宋詩風韻不高而此作間有可誦況復田子書法圓備飄颺耿介鬱拔變化不測辟諸聖門四科之士肫肫堂堂道竝行而不相悖也是足以爲珍矣奚必怪十詠之無徵哉

題田何龍十二體書

雲如輪如蓋如蒼駒如白鶴如玉女奉漿如天仙駕鸞而翔其幻態不一愈變而愈奇矣田何龍於十二體書也亦猶雲歟尚楷者以爲楷人尚篆者以爲篆人而龍之性靈與腕靈相盪而發能楷能草能行能篆能八分能飛白縱其所之而然也雲哉雲哉春牕花明夏簟綠涼當是時得掃几焚香與二三高士展斯帖而觀焉則巫山之朝蒼梧之夕郁郁紛紛溶溶

曳曳宛在其目中矣

題宮津童子水允書後

百卉晦於柢然後春必擘敷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蒙之道淵矣哉苟不爾雖蒲衣項橐亦黃吻已宮津賈人京屋氏之子年甫六歲學書善大字黜黷點黠蓋躍如也吾邑泉大夫得諸朝氏請予贊之予不知書特奇其夙慧不群而欲培之以古禮樂也故云

青木氏手簡跋

右一帖松平山城侯臣青木權大夫氏答我留守官

河村義助手簡也封皮面具姓名而書尾蓋省云青木氏艸書不凡鴻翥鸞翔文體固雖通俗而其命意措辭頗有法度卽能雅焉以潤色之洋洋乎大文章矣哉或曰俗書中雜以雅語不識字者徃徃不能解毋乃銜名乎予謂不然夫辭弗脩則意不可得而暢矣青木氏旣善夫鳥羽邑民不能忘日向侯之盛德而遂及其吏祝段兵衛氏又善夫民有恆心者根乎我本鎮仁政之澤而不偷焉是匪瑣瑣俗帖之所能盡也其勢不得不假雅以緣飾焉耳予聞青木氏嗜

學其爲人樸而斐乃益信斯舉也果非銜名者比矣

蛻巖集卷之七終

蛻巖集卷之八

赤石儒學 東都 梁田邦美景鸞著

男 邦鼎燮夫輯

論

論學上

古之學與今之學同乎不同乎曰不同古之道與今之道同乎不同乎曰同知其不同而歸諸同乃可與言學夫非麻葛禹湯不能當暑非裘帛摯說不能御寒寒暑陰陽之於古今也莫不同寒暑陰陽之道同

故萬物之道同萬物之道同故脩己安民之道同道者道也導也天授人以可由之道而聖賢導其不知以履之其導焉者必因時之與勢而教之故其術變變則亨亨則章蓋古今無定位學無恒方前乎我者我古之後乎我者又古我生斯世爲斯世得其道斯可矣胡以學之同不同爲籀眡科斗而損益之小篆眡籀而損益之隸又眡小篆而損益之降爲楷其仰篆籀而帝而鬼其實因時之與勢而形變而義乃不貳也天下之士楷誦楷畫六藝古文皆可得而通矣

吾故曰今之學猶古之學也何則道同也周公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而孔子以周公爲志刪詩書正禮樂足矣又尚之以易春秋鄉三物竝稱六德而孔子之門惟仁是求大學有格致誠正而孔子乃曰博文約禮何居詩書禮樂經以藏權易春秋權以舞經叔世人漓國家多故非權不能濟經審進退之機秉賞罰之柄然後先王教化可以行矣天天恥恥非非不奈其彝以致中龢惻隱仁慈爲之本不爾堊鏝炭雖素哉不可保也夫物分乎一區乎萬而集

焉者文也事根於心發於意而範焉者禮也觀物於物汎而難觀物於文近而易心圭也意所也沙其玷柁其曲非禮不可是皆孔子因時之與勢而教之不必周公不必不周公其要導天下之不由道者以納諸善而已其不同乃所以同也孔子之語性也性相近語天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若是而止雖子貢有不可得而聞者而子思乃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孟軻又斷然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孔子之學仁而已孟子乃配之以義孔子論勇未嘗及氣

而孟子乃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豈孔曾秘而弗宣乃待思孟而後洩焉耶思孟之智反有賢於孔曾者耶抑易正朔夏服色而然耶孔子未歿沮溺接輿微生畝荷蕢丈人之徒既紊其彝原壤夷俟樊須學稼及哲人萎微言乖也隱怪之疾愈出而愈不反子思中庸蓋其藥鍼也性命之源不浚彝倫之經不立不察無聲無臭之載在吾聞然則炯炯乎錦文之矜不能遁世不見知而不悔也子思所以焦思苦心憂天下後世者是已戰國之習詭巧儉邪貪利如蠅戀羶

樂正子信人也善人也其聞道也不爲不蚤矣而不  
恥從於子敖以饋啜也樂正子且然況其下乎是孟  
子所以配仁以義諄諄焉弗已也齊宣殺人人如刈菅  
不忍一牛之觶鯁滕文馳馬試劍未嘗學問一旦行  
三年之喪其感而通也鑽燧火斯發間不容髮人皆  
可以爲堯舜非誣也天下大事非勇不可進也勇乃  
氣之載道而前者其充也義以爲食充焉而後又能  
翼義故孔子曰內省不疚吾何憂何懼自反而縮雖  
千萬人吾往矣孟子曰浩然蓋神其氣而爲言

也是皆子思孟軻因時之與勢而教之者其所願在  
學孔子而與夫不願學孔子之士論辯是正以垂後  
世笑至矧怒至詈不得不叩而竭振而革也其要導  
天下之不由道者以納諸善而已其不同乃所以同  
也西京六學浸盛賈誼董仲舒劉向弘先王之法言  
尚先王之德行非不美也而其於成物也猶有所憾  
降及隋季文中子以豪杰之材倡道河汾其立言也  
庶乎因時之與勢而教之者矣而未精也去孔子千  
有餘歲乃濂洛之學興然後紫陽金谿各樹旌節肆



及魯齋新建而蔓矣漢已來以太極元氣未判太一  
函不知其一理渾然泯無形象產陰陽乘陰陽其  
真在乎人者與天地同流也周子闡之以無極命吾  
真爲人極欲一動一靜流以天地不以人也而觀天  
下之動必基於靜不蟄不啓不貞不元故曰主靜原  
泉混混不舍晝夜合天人該內外而無不備者也雖  
然後生小子高則踰卑則畫二蠱將生故程子退而  
旌表大學其蒙養必本加帝於箕又慮夫靜或槁木  
死灰易之以敬門人尹謝楊游能得心法之秘而於

學問思辨或不能不遺也故朱子乃居敬以檢身窮  
理以盡心敬之失恪而不和反爲色莊理之失支而  
不壹輒爲記問固非其罪也陸子得諸夙慧糠粃六  
經惟求放心之務至易至簡左右逢原易簡流而豁  
空豁空敞而放蕩亦非其罪也許衡祖程朱而正心  
爲根柢王守仁禰陸而致良知爲門戶是皆因時之  
與勢而教之者孟子之後微諸君子殆天不補日不  
麾矣蓋其教勑於周程成於朱陸天下後世之講學  
者不入陸則歸朱冠冕朱則輦陸舍是亦將安依顧

夫二賢之術各有所據而於古孔子之學若不相似然也而其要導天下之不由道者以納諸善而已朱陸之與孔子不同乃所以同而朱陸之不相為謀乃所以相為謀也焉有宋學不如周乎文焉有鵝湖為爭階乎夫道者貫宇宙而弗息一聖凡而弗渝博士可坑也而道不可坑竹帛可焚也而道不可焚段使今之儒者能得其道非朱非陸亦朱亦陸足以修己安民焉則吾必謂之古學矣若夫朱陸已下為今孔子為古苟有片言隻字不與魯論符槩乎謂非聖門之訓者惑也

論學下

聖人之治亾王霸故聖人之學亦亾王霸蓋其顯諸行指諸業可以修己安民者皆道也道無形故能方能圓能曲能直其成象也不可測焉謂之迂邪則徑而疾謂之卑邪則巍而隆尚王者命之以王尚霸者命之以霸其實一道而已矣君子必得其一然後王霸之稱泯王霸之稱泯然後刑名法術縱橫游說之學皆在吾道中矣苟不若是王卑霸迂王政不據

德德不施政，儒與吏於是乎岐矣。何其學之陂也。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得文王之文於方策，以則周公者，孔子也。其言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孟軻願學孔子者也。其言曰：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今夫治平無事，守一郡宰一邑，朝蒞政，日昃不罷，以馭吏民，其久也。而倉廩未實，餓莩未蕪，盜賊間作，苞苴公行，況於春秋戰國外，有豺虎之寇，內有虺蜮之姦，百司環視，以伺釁布。韋橫議以謗上，柱石世臣，智慧且乘勢，或幾喑若夫。

新進羈旅之士，欲囊不括，得乎孔孟乃素，其險矣。而其所施，近不過朞月，遠不出七年，皆豫刻期正功，居之不疑。雖苟容欲速，如儀秦不能也。孰謂王迂乎？周道不振，荆蠻猾夏，拉陳擣蔡，躡黃跨隋，耽耽乎遷鼎，是圖皇天寵齊，以筦仲崇天子，糾諸侯，克固爾，徼克善爾，鄰使鬻熊氏不得舐大寶也。晉承其成，子犯狐突，卻穀士會諸大夫，羽翼之，以及後嗣，肆使如帶之周，綿綿矣。實筦仲創垂之力也。故孔子贊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如其仁，如其仁。夫以一人之仁。

澤覃天下後世雖阿衡尚父不讓焉孰謂霸卑乎蓋  
王霸不異業而心之所鄉有薰蕕矣心猶斗柄也柄  
建子爲天統建丑爲地統心鄉於義則王鄉於利則  
霸自觀與觀人也無佗焉心而已胡以業爲仲尼之  
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童子且尚恥稱五霸罪其心也  
非業也管仲爲宗廟社稷死不死一糺管仲得教士  
三萬人以橫行天下誅無道定周室管仲官山海謹  
正鹽策筦仲審陰壞浮恣纏隘壯敵之士以懋蓄殖  
管仲使于周饗以上卿辭筦仲責楚以貢茅不入此

數者段使孔子處之莫是焉越管仲之材聖人也爲  
管仲者方貧困一以修己安民爲志食蔬食飲水枕  
肱而樂如孔子焉則沒身不變塞視天下聲利不如  
一芥泊然不願有三歸反坫也豈不亦聖人邪孔子  
欲仕齊乃委質高昭子以通景公於魯也圖瘠三家  
以肥公室乃使仲由爲季氏宰說利害墮三都衛靈  
公無道南子有穢行而不爲汚公山弗擾以費叛佛  
盼以中牟叛召孔子皆欲徃夫不售之士託巨室以  
梯其國美玉俟賈者所不屑也陽遣腹心爲人宰陰

弱其蒂權謀用間之機也立無道之朝見淫慝之婦  
恬不之恥可謂貪憚小人哉不醜大逆欲與其言雖  
閭巷游俠或擯之向使孔子由是得志於侯伯出謀  
發慮撥亂世服蠻夷以興東周勞來振惠天下之民  
焉則亦一管仲也非邪皮維管氏骨乃堯舜聖人之  
所以爲聖人是已吾故曰王霸之分在心不在業也  
夫國柱食藩兵食在力耕兵在講武晝茅宵綯亟其  
乘屋耒耜枷芟擊募除田戴茅蒲衣襍襖以從事於  
畎畝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春

振旅夏芟舍秋治兵冬大閱視旗旐之號辨鼓鼙鐃  
鐃之用習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有司表貉誓民  
誅後至者不用命者斬之古之制也孔子曰足食足  
兵旣庶矣又富之以不教民戰此謂棄兵故李悝盡  
地力公孫鞅貴農戰亦吾道也天下無不寒之水無  
不熱之火號汝以水而熱非水也號汝以火而寒非  
火也火不火不能燥物水不水不能潤物天下之蠹  
賊也賊必去之父不父子不子者刑兄不兄弟不弟  
者刑邑宰不能治邑隊長不能率隊者刑縞冠玄武

以表不齒垂綏五寸以恥惰游之士射御鑿卜百工  
不勝其任則屏之竅核名實不使凶人冗員蠹國政  
之本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觚不觚觚哉觚哉故韓非子申不害以刑名督責臣  
民亦吾道也選將勵士運籌必中申令必嚴捕竅窳  
於機穿驅龍蛇於燂烈恒使吾軍據天制寇于地嬰  
之者斷觸之者摧乃可以屈天下之兵矣黃帝於蚩  
尤也湯於桀也武王於紂也周公於飛廉也皆然孔  
子行三軍必得敬事善謀者而與之故孫武吳起黃

石尉繚子之術亦吾道也宰我子貢善爲說辭裨謀  
大叔子羽子產嫺於辭命上諷暴君下折驕臣轉戎  
爲好因辱爲榮排大難解大紛孔子固取之矣故魯  
連陳軫淳于髡犀首之辯亦吾道也聖人之道如河  
海也棘鬣之與鯨鯨美毒並畜而不相豎鯨吞舟鱈  
尾人水母無目糠蝦如蟻巨纖咸在如山嶽也不特  
梗枿枯栢豫章寸之艸尺之木其材悉備故君子誦  
管仲而不見其爲管仲誦商鞅韓非孫吳諸子而不  
見其爲商鞅韓非孫吳諸子凡可以修己安民者皆

吾道也既吾道矣孰王孰霸渾焉不可選也噫俗儒  
不達時宜也尚矣曰足食足兵則服農戰則尤曰正  
名則信督責則駭曰仁者無敵則悅詭道則詈曰善  
辭令則愈游說則拂使之坐臯比譚詩書與鑿卜駢  
肩可也試之以政事詢之以機密縮者不能衡偶者  
不能奇膠柱彌堅瑟不可以鼓也刻舟彌淡劍不可  
以求也可不謂愚乎春秋已降知斯學者之於國家  
也鴟夷子留侯諸葛亮狄仁傑文彥博范希文六子  
而已彥博織燈籠錦賂張貴妃希文結中吏人范仲  
尹爲族弟此二子者有輔人主安元元之志皇皇乎  
不得握其柄是懼計畫希利乃所以行義也梅堯臣  
几案小材耳誣鸞鳳爲鴟梟彼焉得知大丈夫之腹  
乎哉士有內以警己外以憂民舉世充冕我而不加  
勸舉世斧鉞我而不加沮幹物不幹於物獨行獨尼  
者其庶幾乎不然雖賢亦召忽也

信西論

或問信西梁子曰蓋有爲者也先私而後公知進而  
不知退擾亂邦家灾及其身有爲者果如是也與曰

否無才則不能有爲也有才而無德以基焉則蕩而弗反是以擾亂邦家灾及其身而止是豈有爲之罪也哉夫執天下之政成天下之用者必以有爲爲貴也晉諸異國古聖主賢臣明曆象奠山川教稼穡畫經界制禮樂設庠序講蒐狩治軍旅親華夏服蠻夷璣衡以候之耒耜以墜之廟堂以崇之冕路以賁之律呂以蘇之戚揚以威之亡往而匪有爲也又恭稽吾上世素盞尊斬大蛇作浮寶大己貴少彥推強暴劫國邑經津主武甕槌植劍宣詔神武帝征伐不

庭種子命上中臣祓上宮太子易服色著憲法然後律令格式相繼而作及延喜貞觀間治具大備亦亡往而匪有爲也信西綜覈經史煉達事務旁通朝廷典故以經濟自任熟視當時公卿百司委靡頽惰皇威不振國體不立乃慨然欲乘勢陳力而革焉尚矣及其一旦得志當路遂能經營大內中夜握牙籌而無倦色接蕃客譚異牒秘籙機辯如流復記錄所興內宴相撲儀禁道路執兵止拘金神方忌其所抱負運用可謂有爲之才矣雖然才水也德土也水不得



士則濫而無止才不據德則躁而不成信西不能撥  
治安之本察天人之微以畜其德故為天下流涕大  
息不希賈誼正己率下以事驕主不希董仲舒揚揚  
乎唯其才之矜一為佞幸所擠身首異處悲夫予嘗  
竊謂天下有為者不易得矣而無為者滔滔皆是也  
俗吏猶尚有為而儒人大氏括囊自守安乎無為其  
心以為老成人當如是矣何其規摹之小也夫天下  
之政天下之用彼不為則此為吾何舍何辭當仁不  
讓於師即得為而不為非夫也儒者博古通今上自

禮樂兵刑下至墾闢轉漕泉刀魚鹽之利弊莫不徧  
視而豫備焉既獲於君而信於民乃能察其可施然  
後施之仁莫大焉段令俗吏撥煩御衆不屑盤根錯  
節亦焉能之抑顧其才基於德與否耳不可驟為新  
進喜生事而斥之也故曰信西蓋有為者其才污不  
在晁錯主父偃下

江廣元論

君辟矣而臣不知故不諫焉此謂聾瞽之士泄泄乎  
其怠哉君辟矣而臣能知而不諫焉又從而逢迎慙

憑之其罪乃爲大也江廣元之事賴家者不其然邪  
賴家立未踰年邑荒圯度奪安達景盛妾寵諸別館  
又信讒圖遣兵誅景盛府下大擾爲廣元者當深憂  
遠慮旦夕獻替之不暇乃晏然不爲意宣言于朝曰  
古之人有行之者鳥羽帝是也帝奪源仲旨妻  
爲祇園女御遂流仲旨於隱岐以上臨下勢豈不可  
是雖匹夫匹婦之愚知其不可況士大夫乎甚矣佞  
者之用學阿世也夫賴朝之有廣元猶陸賈叔孫通  
於漢也蓋英主不必讀書而博聞多智之士爲其腹

心耳目創垂儀典緣飾吏幹乃可以爲邦矣廣元實  
江家裔孫文學冠關左布政教艸辭令崇王室而不  
隕武威逞武威而不蔑王室能使鎌倉重乎九鼎大  
呂亦霸府良佐也惜乎一爲爵祿所羈不得諫爭聰  
聞螳鬪而故聾焉明察毫末而故瞽焉佯爲不知其  
非者反以鳥羽帝之淫虐爲口實亦唯文過弭謗  
以獲乎上之希不能念賴朝櫛風沐雨之大勳勞而  
翼焉以守其成也唐高宗欲廢王皇后立武氏褚遂  
良直言極諫固執以爲不可上意少沮李勣入見曰

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一言乃決其禍至使唐祚中絕矣卽賴家感溺如高宗進嬖妾爲夫人畠山結城等叩頭流血雖有十遂良而廣元之佞不敢脅肩諂笑以勸自處焉則不可保也廣元智囊也豈欲賴家斃倫亂法構怨爪牙爲國家致禍灾乎推其心若曰歷事二朝勢位歷人厨有美鮮廐有肥馬如此而安坐如此而過從親戚僉廢我所識窮乏者僉求我今老矣苟容以享富貴可也何必諂諂以嬰逆鱗爲嗟乎患得患失之心與鄙夫無以異也江家裔孫

三十年稽古之力果何益哉

贊

白眉峯贊并序

崑佐三衛門播鳥羽新田人世業農爲邑父老少崇佛嚮慕弗已遂使其二弟披剃師幻幻菴空公仲曰實道比丘叔曰古雲沙彌又使其男披剃同學曰是炤一門三苾芻舉家修道云享保中之平安見空公頗聞玄要公竒其爲信人乃囊所鍾愛小朶峯以賜之石高許四寸大稱之緝鰲色顛左有白纖若眉祭

焉可觀三衛門拜受而還大喜如獲價直三千乃請予爲之贊予命之以白眉峯且諗曰昔者馬氏五人其良在季今焉崑佐氏伯也而爲之白眉馬以儒顯崑佐以佛著世出世雖道不同而其揆一也鄉徵吾子二弟一男淡耕易耨繼業畎畝之不暇安得乘戒相濟儼然爲人天師乎崑佐氏之功於是乎大矣願空公以吾子爲信人賜其實珉豈白眉云乎哉予乃逆焉得其志以象之非誣也予嘗觀世之驅子弟爲浮屠者大抵陽種善陰射利其心謂彼嘿屎邪則異

日卓錫大刹積金至斗餘波可以及我愚蠢邪則寧不得成一仙梵足以代耕矣嗟乎利之蠱入甚矣哉三衛門爲人澹而愿夙歸三寶百無所營皇皇乎使夫子弟證圓覺得妙諦之所自非宿植德本孰能之崑佐雙眉未霜峯乎峯乎爾眉乃其眉也於馬乎何讓之有贊曰

海鯤爛首信屈乃光矧茲嶺岼法笈攸藏信維德母胎善產祥天眉厥白爰旌爾良

豫章石贊 并序

梁子曰豫章乎女何以不摩霄臨壑與榱桷枯拓肩  
相輒焉而降爲渾沌無竅之物也何以不棟大廈梁  
廣堂丹漆金碧輪奐相照焉而區區一拳供幽人韻  
士之玩也女盍及其本矣語未畢風肅然若有神馮  
焉者乃颺言曰螟蛉有子螺贏負之吾爾石不昆弟  
木夫星隕婦望夫旣黨於我天至尊人萬物之靈且  
尚爾況於植乎棟梁之材非不美也而吾乃斧斤之  
餘卽非錯薪俱焚必爲溝斷朽泥塗焉耳然而載以  
朱華之臺藉以白雪之沙咫尺與千仞競竒可謂有

幸哉且物之化也不翅吾花箭蟲魚皆然人爲甚屠  
狗將軍黥維王固在不論韜鈴腐刀圭茁詩書嘔梵  
唄厖嬖妾乘寶輜姦僧衣錦繡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夫子特譏豫章之化石而不罪人之革面易地欺世  
盜名者倍蓰乎我矣昔吾大祖言于晉爾後子孫緘  
吻二千有餘載今焉爲夫子發之願受教梁子筦爾  
而笑曰善如女之言也前言戲之耳女不敢逃木而  
歸石亦唯風水之所簸淘陰陽之所噴翕不期然而  
然矣非其罪也夫積而化化而靖燈堙不爲鼻岱宗

不為高優游乎與造物者無所爭蓋有古葆真之風焉因作之贊曰

木性石身溫而堅兮厥色黃中賁以玄兮良德攸存儼其天兮

招隱竹贊

本鎮北有池曰剛池池左有山曰東山其下修竹茂林享保壬子秋川子清雲從朱轡過之得竹斷一枚於叢薄中長許尺可圍四寸促節斑文古色蒼然乃因其材為插花筒就余請名顧彼硯礮之所擠厭茂

獸之所屏翳猿狖麋鹿之所躡藉蓋將終身矣而一旦有所汲引以觀天日焉者辟諸獨往畸民其介雖固哉大倫不可廢而山中不可留也遂命之以招隱贊曰

斧斤厄汝大忍善藏琅玕槁矣厥神不亡爰登爰庸賁以美花桂堂蘭柱維德之華

楠子贊

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矣楠子而傷勇可謂忠乎當是時壬人掣肘朝無屈軼即不死戰必死譖以故

欲為社稷自玉而不能自玉焉悲夫雖然哉訓子以義方克繼其志既亾猶之乎存也此之謂忠之至也

神農贊

人或譏東鑿弗祀我少彥命而祀神農氏非禮也予嘗謂不然神農作本艸仁及天下後世矣少彥為粟莖所彈隱於常世鄉民無德而稱焉其勢不得不舍內而取外也雖然前聖後聖其揆一也苟能誦法神農使斯民躋于壽域焉則少彥在天之靈必有所馮而宣言曰善吾志亨矣弗祀猶祀也

機偶人畫梅贊

靈斯機者竹氏也而使竹氏能靈焉者誰耶機發而畫成春至而花開偶不自知竹氏亦不能自知此之謂天機

釋古雲所藏畫龍贊

龍也汝欲近婦女而宜淫邪欲畏金翅而犇匿邪抑陽德剛中能具純乾二五之體邪將跋難陀聞妙法不以耳者闍大會儼然未散邪今焉覩其屈脊拏目蹴波濤噴雲霧而已其心則吾不知也

銘

報德碑銘并序

松平日向守源信之君恭儉而仁民延寶中鎮播赤石後益封知和郡山總古河皆以治稱憲廟時特召爲執政貞享丙寅秋八月二十二日卒法諡曰長昌院憲譽江月圓榮大居士初君在本郡命烏羽邑豪十有二人墾辟羽岡地十七町二段八畝二十一歩君善之各賜宅免役副以券世守勿替遂成邑號烏羽新田但以水利不便累苦旱寬文辛亥秋請引

林崎渠君乃使有司祝段兵衛董之渠廣於故二尺分間以溉其田邑人服鴻恩如考妣雖沒世不忘也邑有大悲閣君嘗除其界內六畝有餘不籍於是安木主于龕且捨田若干充日供費每忌辰相會稱名以薦冥福焉今茲乙卯值五十回忌乃建碑其旁請余爲之記命之以報德云銘曰

卓彼賢牧圓通現身跡以福田永保斯民

兼山石銘

君子安分思不出位修身俟命素賤素貴維斯拳石



道寓於器兼山之象爰欽厥止

衛生亭銘

視斯衛目聽斯衛耳孰守厥柢維土維水扶陽固陰  
克燮克理葆己壽民吉莫不利

墓碣

中卓齋墓碣

卓齋美門人知道之與文不可二本也而篤信焉者  
先是赤石有道師而無文師故其施教也絞而拗人  
將不堪即堪亦唯客氣已踰月而弛三月而索腹亡

墨空空如也享保癸亥夏美自東都來訓邑人士講  
古範又勸以言志修辭乃及門者稍稍知攸方而游  
息焉其心若曰鳳鳥貴矣寧為翟孔翠邪猶賢乎已  
斯曹視疇昔既有斐也然而小夏采蠻華而不慊敢  
以岐山期者惟於卓齋乎見之矣卓齋赤石人姓中  
村氏小名佗童及長稱作十郎諱安至卓齋其字也  
父曰伊吹安雄官至本鎮支計司是為支計君支計  
君有二子長曰安致次乃卓齋也蓋伊吹中村一家  
而二姓出自江州實為佐佐木氏之裔世以勇武顯

云事具家譜中支計君嗜學而不屑道師師心以學  
文最嗜詩亦豪杰士也不幸中歲卒安致字君堯亦  
從美學有異才少善病執業不如卓齋居恒譚刑名  
督責以吏幹自喜而卓齋乃言非聖弗徵事非聖弗  
法欲學成著文章論天下古今用舍在人不朽之柄  
則得乎我也初卓齋不識字性沈驚寡言年甫十五  
命爲番直士因謂家本武弁五世祖中村新兵衛每  
戰以槍魁軍中號爲槍中村豈繫不可繼乎乃學槍  
法昕夕比試汗流漿不喘骨勇出群居歲餘一日投

槍嘆曰方今 霸朝文明德服諸侯邊陲不喋血百  
年丈八槍可以苔鏢矣幸有邑儒學梁夫子在盍歸  
乎來遂執摯以見折節讀書習左氏大史公旁及韓  
蘓美又授以護老譯文之意每讀必自譯日爲文三  
四十言或五六十言就美而正焉亡何著三四百言  
數篇警策驚人卓齋有基癖嘗治國手秋仙朴基經  
殆廢寢食及爲學便禁止口不言基堂壁厠柱皆挂  
止基牌以自警弱冠學大進至窮冬數日不出飲然  
有憂色君堯異而詰之乃泣曰賈生二十餘正朔服

色官名禮樂皆艸儀法遂上治安策爲西京名臣今  
安至迎獻歲齒相若而才不相若與富都那暨同伍  
一龍一豕是吾憂也其任如此乙巳春君堯從我侯  
在邸卓齋留守于家秋九月患疫卒年二十二未娶  
無子以從母弟橋本政敦爲嗣葬于中莊實相院嗟  
乎卓齋知道之與文不可二本也而篤信焉者美老  
矣幸得斯人而陶鑄之乃謂皇天四左右臂可以小  
有爲也卽不得壽假之數年卒以成才播陽雖褊小  
可使鳳鳴達于四方矣是不啻爲斯人情實爲美惜

且爲闔郡士大夫惜焉有遺稿一弓大氏立論激昂  
動觸忌諱蓋璞而未礪者故不欲顯于世藏諸巾笥  
云

大島之蘭墓碣

大島之蘭以筭學自負傲睨海內不肯時彥下久之  
下京雜中根元圭旣又因中根聞名於東都建部弘  
賢氏建部與中根材藝相若矣而圭也卑牧執弟子  
禮猶大島於中根云之蘭名喜侍大坂買人成童喪  
二親賴家僮治產性踈脫不屑米鹽事專嗜數穎悟

不凡乃延前田憲舒爲舍客且夕請肄居無何盡得其術後又從島田尚政講天元消長業成而二師不及也比壯娶某氏有子正德中不幸子母俱夭乃自奮曰天解我枷不得及斯時周游四垂何埃因破產不復爲意遂出入泉丹播備阿淡間至卽嘖嘖有聲譽潛心曆紀研究益精嘗語人曰璣衡七政成於聖人聖人能盡其天而不能盡後之天焉必一代闢一代然後有知至至之者宋儒譚理或昧於數亡論洛閩雖邵蔡實執拗已不知曆無以爲筭士也所著有

天文誘蒙圖二典考等書以事秘不行於世元圭得之蘭大說輒印其學謂吾道不孤矣弘賢氏聞而奇之使圭授圓理果躍如也諸州郡握籌門下者千有餘人而攝與播壤地相接每歷游槩自赤石始以故邑士庶爲最親炙圭簿鷺田美矩立田勝長爲門人高弟而武學入江修敬與焉邦美雖愚魯頗聞緒言有尚書易春秋傳義關於曆者就而正之人或譏大島喜怒不節又有方人癖君子曰無傷也異材必有異行觀瑕斯知瑜矣其見器重如此享保癸丑春二

月興疾至自阿以四月十三日歿葬于中莊長久寺  
翌年春鷺田等胥議立墓碣請邦美爲之誌系以銘  
曰  
玄數反終爰安汝止棺乎棺乎牙籌之筭

弔祭

弔平忠度文并序

忠度墓在大藏門東南可百二十步延寶中舊使君  
源忠國創立碑久之廢蕪殆絕寬保壬戌冬十有二  
月我侯命有司重修周以垣蓋示民不忘古也邦美

嘗過之悼忠度風流醞藉平氏佳公子而不幸遭時  
亂與武夫悍卒角逐蹈刃歿因爲文以弔之縣令崑  
井種玄乃聞于鎮遂刻諸石使後人有所觀感而思  
慕云

赫八條之虐焰天醉恬乎弗知一旦忽焉天醒何肉  
食之蚩蚩先天蚤有惕若舍內府而其誰後天克俟  
玄命惟於夫子得之托霸旅以揆藻發畜懷于微辭  
觀夫東風一競熊虎桓桓迸霹靂盪川巒膊鴟梟罨  
鵝鸞弃簪纓而犇窟宅舟筏以苞安卓錫之地焉在

局跡蓋輿之寬辟諸日莫塗遠曠野無家春雲寒兮  
惹霰海飈急兮皴沙僕馬瘠兮彷徨杳寥廓兮亡涯  
稅駕芳樾枕肱浚花花不言兮爲主夜聞寂兮徒嗟  
噫夫傘工之子亶匪幹蠱之材侮昊威兮淫慝餘波  
及兮喧厖傾廈不可支兮覆木不可培兮肆俛夫子  
其斯荼毒蒼天蒼天謂之何哉

祭宅觀瀾文

嗚呼先生相知名十稔相知面暨心僅四年胡爲締  
交之遲暮而永訣之忽焉古君子之居是邦也必友

其仁必事其賢盍誦責沈以自彊夙立下風爲之執  
鞭矣豈不亦易色之誠弗篤愒日玩月之所使然耶  
至今而媿悔靡及此實不佞之罪也非天也嗚呼先  
生其檢已也恭而不僞接人也謙而不屈經菽紛綸  
有原委而不竭文章典雅貴以藻火黼黻書楠子碑  
陰雖出於少時之作旣足以見其所養之深粹而志  
氣精采之鬱淳矣宜乎蚤有譽于水府而司史筆之  
冕鉞也館僚安積栗山二子有材識而博物且尚退  
舍使英華擅發焉日韓客之來也犇競紛糾欲苟取

青紫者星羅雲沸當是時先生獨恬澹無所干而獲  
攀桂林於月窟顧其材望雖未始以是爲軒輊乃可  
以識衆禽不若一鵲矣嗚呼先生不佞自得先生聞  
所未聞知所未知號爲畏友事之如師彼駿臺之岩  
巖樹蒼蘂兮前枝接葛藟躋崑崙雨露湛兮下垂依  
清越以移晷携國史而詢咨先生亦不以不佞爲視  
肉漸之摩之又從而推獎之嘗論有韻之文惡夫拾  
餘唾以爲和隨人僉訕我有奇癖惟先生愛我辣而  
甘醜而斐嗚呼先生不佞未見先生旣輒軻閭里間

何生業之屢空遭蹇步之多難先生慈祥惻怛以人  
瘼爲厥瘼煦我育我愍毛髮之易斑設先容於舊僚  
薦以編脩之班賈雖未售義當銜環旣會赤石以文  
學辟不佞乃決意欲西出函關先生輒然笑曰徃矣  
吾不得絳爾足播陽風煙已在爾顏昔赤松氏爰割  
爰據揮雕戈以刈菅爾文孰與其武可使爾筆如霓  
案如山也孰謂一時之諧謔可以礪鈍而訂頑念聲  
貌之宛然慨焉永言悲潛嗚呼先生振古詞人重生  
別輕死別此激語非情語也是行也使先生不捐舍

而得一言以壯其色則不佞亦忻然就車而去雖之  
楚越不辭矧於播水之渚洵聲氣之相應慰鶴望於  
尺楮奚夜豁之不但肆使幽明長阻水雲杳冥萬里  
無侶仰彼蒼昊哀鴻高翥魂乎魂乎不知其處嗚呼  
先生生於平安長於平安度其在天之靈馭雲衢之  
青鸞指帝畿兮西游瞻山河兮槃桓冀芳躅之攸歷  
或步虛而乘瀾蕭然降于浦淑結疇昔之金蘭吾廬  
南有古松一株虬龍屈蟠冬青梅桃木芙蓉交錯其  
旁大桺樹當其西而赤玉已團後圃有秋菜蕎麥如

雪周其東北有竹箭千竿吾漁棘鬣鮮美可以爲海  
貢之冠吾醞不讓烏程吾松茵甘脆可以餐不佞雖  
竄欲穆愉神于上座羞以土宜聊講平生之驩且以  
區區艸木在天游之遐觀尚饗

誄

泉大夫誄 并引

吾邑賢大夫有二老焉曰間宮子曰美濃部子曰小  
泉子恭以奉上簡以鎮衆材以幹事儼然鼎立剛柔  
相濟其惠益不讓大藩卿相云比年宮濃二老先卒



泉夫子無恙天遺一老爲國砥柱今茲已未春正月  
八十有一歲以天年終夫子少嗜學白首無倦練吏  
務通兵法慷慨有霸氣嘗請邦美譚史會聞宋名臣  
韓范呂寇諸彥辦軍國事機輒擊節嘆曰天下與郡  
邑臺閣與陪隸小大雖殊而其揆豈有二哉夫一言  
既如是矣則其所抱負可見已邦美雖不敏知事大  
夫之賢者安得不誅之誄曰  
老成人維邦家之珍舍厥典刑疇咨疇導嗚呼哀哉  
泉大夫

解

紅袖解

紅之爲品也不一焉瑞日其貴也祥雲其盛也聚於  
朱砂流於丹水蒼而牡丹躑躅海棠石榴烏而雞冠  
鶴頂鸚鵡喙謝豹血豈非紅之在物而焜耀乎世者  
耶雖然日沈雲散沙蜚水涸百花辭條群鳥戢翼則  
天下之紅不鍾秀於佗而獨鍾於美人之袖矣觀夫  
楊柳之臺芙蓉之帳越姬溫乎如春吳娃澹乎如秋  
微醺上頰軟玉光生背夫君以忍笑寔靨含媚不禁

膝橫阮琴銀撥未鳴當是時袖態翩然如朝雲出岫  
片片欲飛也東苑風花西廂煙月鸞尾倦繡恨字懶  
書慧心鬱乎成癡凭翠欄以佇立了鬢侍其旁捧金  
爐騰香霧當是時袖光杳然如夕陽掛林明滅不定  
也鉅儒名宰見之胸中鑑昏腸裏鐵流緇袍黃冠遇  
之死灰扇焰枯楊生華豪富能揮鐵如意碎珊瑚枝  
而此袖不可裂也英雄能拔三尺劍斬白帝子而此  
袖不可斷也是不啻其袖之長且美其實原乎情而  
然也蓋情無色也而不能不有色乃假色於袖而顯

焉爾顧茲紅也凝為湘妃之淚發為玉環之汗壽陽  
之額梅花遺芳樊素之口櫻桃舒萼燕脂坡香塵可  
掬溫柔鄉絳霞欲蒸點蘭膏而冷焰燃憂之紅也入  
桂醑而溫漣回歡之紅也嗚呼一艷袖而變幻如此  
紅之眩人也甚矣哉故尼山不以爲褻服蓋懼其洩  
心也由是觀之吾儕之於紅袖也戲具耳趣因耳辟  
如雲水花鳥過目無跡乃可以遊于色矣若夫無鹽  
德耀之倫荆釵布裙之粧則齊王梁家之紅而非世  
所謂紅者也

雜著

仕品答中根重玄

士生斯世而干祿藩邦也其爲捷徑者三焉度支國用工於勾勘能殖貨財爲最運筆端正能通俗體堪爲書吏次之騎法精煉調肥閑馬兼能獸醫又次之其他兵禮二家及弓銃刀槍之流亦皆待賈於菟而不如夫三士者之綽然無所競唾手卽得也蓋騎與書不可一日無其人而於等爲下士恥與之齒度支官固爲要任錢穀出入非其人不辨且抑濫汰冗通

滯貨撫遺利大臣以下或環視不敢言自非新進特立以功名自許如鞅斯者不能也故三士之材不產於內而產於外其勢不得不遺內而寶外焉此其所以有合於世也夫練習兵伍協贊禮儀其功不爲卑矣而挽彊發砲舞刀然槍咸爲適用之技不可不務備而多畜焉然較諸能書能馭與能筭錢穀則爲旣迂矣況吾儕尚羊詩書之林馳騫翰墨之圃以吻舌爲能博宏爲才而海內諸侯能不溺儒冠者幾人能不厭聞誠意正心之言者幾人乃皇皇乎欲挾冊載

贊一有所合豈得非天下之至迂哉余嘗閱市觀夫  
米鹽布帛之塵酒醬菜肉之舖牙籌如織泉刀五積  
又有鑄洪鐘製棋枰以爲世業或月一鬻或歲一沽  
於是乎竊嘆嚮所謂士之易售者實米鹽布帛酒醬  
菜肉民生必用之物其利以且暮計而吾儒乃洪鐘  
棋枰也世有佞浮屠信福田勅置寺觀金碧輝煌然  
後始問鐘高堂大廈刻日請賓友使國手對棋紋楸  
不美方罽或漫然後始求枰人主悟不可以馬上爲  
治習儀綿蕪鎮壓能虎宰臣不讀書史鏡背羊號茫

乎無識然後儒或可以出矣甚矣儒之不見售也雖  
然漁人不苟弃釣餌而攀岳樵夫不苟投斧斤而臨  
海吾人自髻負笈白首不倦一旦卒然舍焉則將安  
依故叢雀之宅淵魚之棲詩書翰墨乃儒者所以安  
身置心之地也龍醢鳳炙弗得之不足以悅口越黛  
燕裙弗得之不足以娛目鼻弗得之椒蘭無所施其  
臭耳弗得之絃管無所進其聲夫耳目鼻口之樂不  
可苟舍吾所依而徒樂焉則二三其業以圖富貴雖  
有積金至斗吾不欲也奚復營營擇售不售哉中根

子重玄年幾強未仕望其色溫如察其氣宇晏如也若始不至穀者曩爲文若干言貺余諭以附托青雲于東諸侯子亦慨然以長貧賤語仁義爲恥余乃論仕之品有難易蚤莫而不可苟渝其守也如此一以慰子一以自慰且以弔天下古今之畸人逸士湮歿乎榛蕪氛埃中歷數十百載而莫之知者

原色

五色配五行木青火赤可得而見矣土黃金白水黑不可得而見也土有五土而黑多黃寡金有五金而

黃爲上白次之水如藍如翠掬焉近視則白土之黃金之白水之黑何以徵之其至不啻土金水雖木火其所以爲青爲赤者果何也指木謂之青指火謂之赤有目者皆知之要顧厥所由奚若耳蓋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之五者相生無形而有象理也勢也夫物之始發穉嫩不固欣欣焉畜蕃昌於厥後苟取諸色則舍青將何之雞旣鳴矣旭未且矣彼蒼大空乃一日之木色也亭午而盛則火赫乎彌天地也入未而寢衰赤之淡且簡乃黃也迨申而愈淡愈

簡一變不得不至乎白是金之正色也初昏而往冥冥然無所覩是日之終而其色黑其神水也夫一年十二月卽一日十二辰之積也以日辨色一年五色之序亦在其中矣理如此而已勢如此而已故周子曰五氣順布四時行焉蓋謂此也

瓦經述

播州神東縣勅使寺主僧節堂師得古瓦一枚于佛殿乾方外內面彫法華信解品偈六十字色澹白堅緻如石蓋千年以前物云師乃拮而藏之命之曰瓦

經自謂昔勅基刻此經於瓦若干枚以塔焉因取勅使喻窮子之義以號寺者遂爲記并錄本刹中興之由事具記中夫荆之玉豐之劍韜晦薶鬱久之然後見微卞雷幾苔鎖土蝕矣此以世寶論者然也出世寶則異乎是網海而金像放光墾萊而木佛顯聖虫蚩橫目無心乎寶而寶斯至焉亦唯宿德善果適值其時不知不識而自生辟如春雨露旣濡竒卉異艸不擇地而華也今焉師夙歸台教毘尼精嚴其宿德善果可知已雖然縣非通邑矣寺非福地矣固凶大

檀越外護又亾大衆雲集戒乘緩急當其可布薩以立規法燈赫奕焉而師水牀雪被古杜多自處所願則在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而恥銜三寶鈞聲利若將浼焉其泊然無心乎寶也與夫綱者墾者不知不識無以異矣宜哉有瓦經之祥也夫一部法華玄理閎奧近而遠易而難姑因瓦文而言之蓋信解相須而成信而不解則罔非真信也解而不信則殆非真解也輓近學人眼孔阿堵脊梁骨荷柱鼻劣心自畫以爲力不足每講此品徒景仰讚嘆空生迦葉迦旃延

目捷連四大弟子本入大乘迹引中根而不能反諸已也其弊或深五欲甚至安坐火宅中與蜈蚣蚰蜒同焦當是時且憂且懼欲爲窮子立門側得乎哀哉師旣得夙歸台教尚以毘尼精嚴其力超羊鹿二車而希大白牛也久矣思之思之思而不通則諸佛薩埵之靈將啓之信發解生疑盡理明其庶乎勗旃卽業惑所累身劣心一起戰戰乎退而視諸瓦

藥笥誠爲醫人安藤生

古曰不飲藥得中醫卽舉世得中醫食伎者其相或

橫理入口矣。大氏介胄無卓識，農末無膽彘，輒飲頭岑岑，輒飲故業，易售乃可以鈎糈焉。爾雖然瀉不瀉，補不補，五日而弗效，十日而不効，一月踰月而弗效，彼惡此射藥，必蠹於笥矣。欲美食安坐揚揚乎，驕妻子得乎？誠曰：司命不啻司人之命，定已之命之由，羌越人之家，亡顧領將何懼？兮何憂。

法蠱

物久則蠹，法久則弊。雖聖人不可保也。故以時措爲貴。不然，天下之禍生焉。吾嘗於芻靈之與闍人二者，乎見之矣。古者民心淳樸，至孝如愚，不忍之死，而致死之。泥以象車，艸以肖人，以從衛焉。來觀者大說，遂靡然成俗也。先王乃因民心以道之，謂其車曰塗車，謂其人曰芻靈。然後制不用之竹，不味之瓦，不斲之木，不平之琴瑟，不縣之鐘鼓，以責之。而王侯之器備焉。使天下人知孝子之愚於仁親也，倪媪無以異矣。古之道也。般人尚鬼而信，古周因循不能革焉。其弊也芻靈一升爲桶，桶再升爲殉，其勢駸駸乎不復禦。



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備者不仁不殆乎項入乎哉夫有其德而無其位不敢作禮樂故夫子姑從周善芻靈而譏備焉卽論不仁備芻靈奚擇蓋亾芻靈備奚自作況殉乎吁以周公之叡明亦唯其所習慣之因而圖爲弊之至乎斯也豈得非聖人之過乎誠卽夫子得邦家制葬禮必廢備而復芻靈也抑兩廢焉乎芻靈弗廢備弗止備弗止用人之俗何以易之在孔子則兩廢焉者必矣善芻靈而譏備焉蓋微言也非其情也閹人有虞氏曰上無聞蓋自夏商

始也夫刑人不在君側禮也古先王豈欲以薰腐刑餘昵近尊貴乎至中葉王侯德不稱位外視朝有厭濟濟踳踳之儀而內樂得便嬖頤指氣使以逸居焉是宦官所由起也自茲歷朝同轍雖賢聖之君不得遽斥焉久之見以爲不可一日無斯職矣是宦官所以不廢也周有閹人寺人內豎止供灑掃使令微賤卑褻不與士齒如是而已矣秦而降貂璫之寵給事殿省然後一代熾一代竊將相之柄專兵馬之任菽福政令出乎其手弄人主如嬰兒廢立天子如奴隸

殺忠臣碩士如雀鼠漢唐宋卒以是亂亾觀近明興  
 建國雖彊而逆宦王振汪直劉瑾魏忠賢等貪暴從  
 踵其禍不艾也歐陽修所謂宦官亂人之國其原深  
 于女禍者豈不信哉夫法雖出乎正而及其久也或  
 蠱焉而況其本不正乎故周命冢宰統閹寺以外監  
 內以重填輕使夫曹有所忌憚而不敢逞邪佞以罔  
 人主也周公豫知其弊而為坊也若是其嚴矣既坊  
 矣則其有心于廢焉也可知已吾聞之去惡如去惡  
 木苟根柢弗拔其蘖必張周公制禮盍拔其根柢而

廢焉矣聖人為政以德尚因不尚革其意蓋謂閹寺  
 未嘗禍國人主狎而安之且今以論道經邦之大臣  
 馭微賤卑褻之小官雖有檢壬不足憂也何必以廢  
 為不知是百世宦官之大幸而人主之大不幸其禍  
 有深于女色者也豈不亦聖人之過乎孔子居恒論  
 國政利害未嘗及閹人度當日賴宰臣統制之權其  
 禍未蔓也抑有所諱而默焉邪春秋時筦夷吾既斥  
 豎刀晉文問守原于寺人勃鞞後學柳宗元猶尚議  
 之矣而孔氏之門絕無一辭者獨何居夫閹官既立

于先聖之世矣而不為後聖所擯甘石家乃附會以售其說曰人主法紫微以居中而宦者四星在宮間側以為古帝王奉天之禮不可苟廢焉可謂誣天之甚也吾東方土師病稱為埴輪以代殉後千百年未嘗聞為俑者而埴輪亦廢矣叔世勇士悍卒及君歿輒自殺以依戀乎地下徃徃而在吁匹夫之諒宜若不足稱然也而其喪家喪身甘心就死豈可與夫黃鳥刺穆比乎且今為國大禁士大夫僉知其為惡俗而不敢犯也較諸芻靈而俑備而用人漸入不

仁則其立法之善不善可知也 東方無宮刑故無宦官 天朝內侍女官之制姑舍是 霸府及郡國諸藩皆以世臣子弟為近習止供灑掃使令者必髡為浮屠形不與士齒為宮室辨外內選士之老實而有操行者以守門戶如是而足矣安有刑餘賤人同后嬪出入惟薄嬉嬉相褻慢以為常者乎大氏儒者誦六藝為天下之大範嚶嚶乎是古非今弗念其法之弊雖聖人不可保焉而修之以幹其蠱乃為美也又弗念為政者襲水土而執中唯其法之善不善之

察不<sub>レ</sub>拘<sub>レ</sub>夷夏也吾嘗<sub>テ</sub>於<sub>テ</sub>芻靈之與<sub>レ</sub>陶人二者乎見之  
矣故作法蠱

天降<sub>レ</sub>其<sub>レ</sub>文官<sub>レ</sub>之<sub>レ</sub>神<sub>レ</sub>故<sub>レ</sub>金<sub>レ</sub>是<sub>レ</sub>東<sub>レ</sub>武<sub>レ</sub>無<sub>レ</sub>宮<sub>レ</sub>也<sub>レ</sub>蛻巖集

延享三年丙寅五月穀旦

赤石

書肆流芳閣

有馬屋庄橘藏版



大坂心齋橋南

製本發行所 敦賀屋九兵衛

